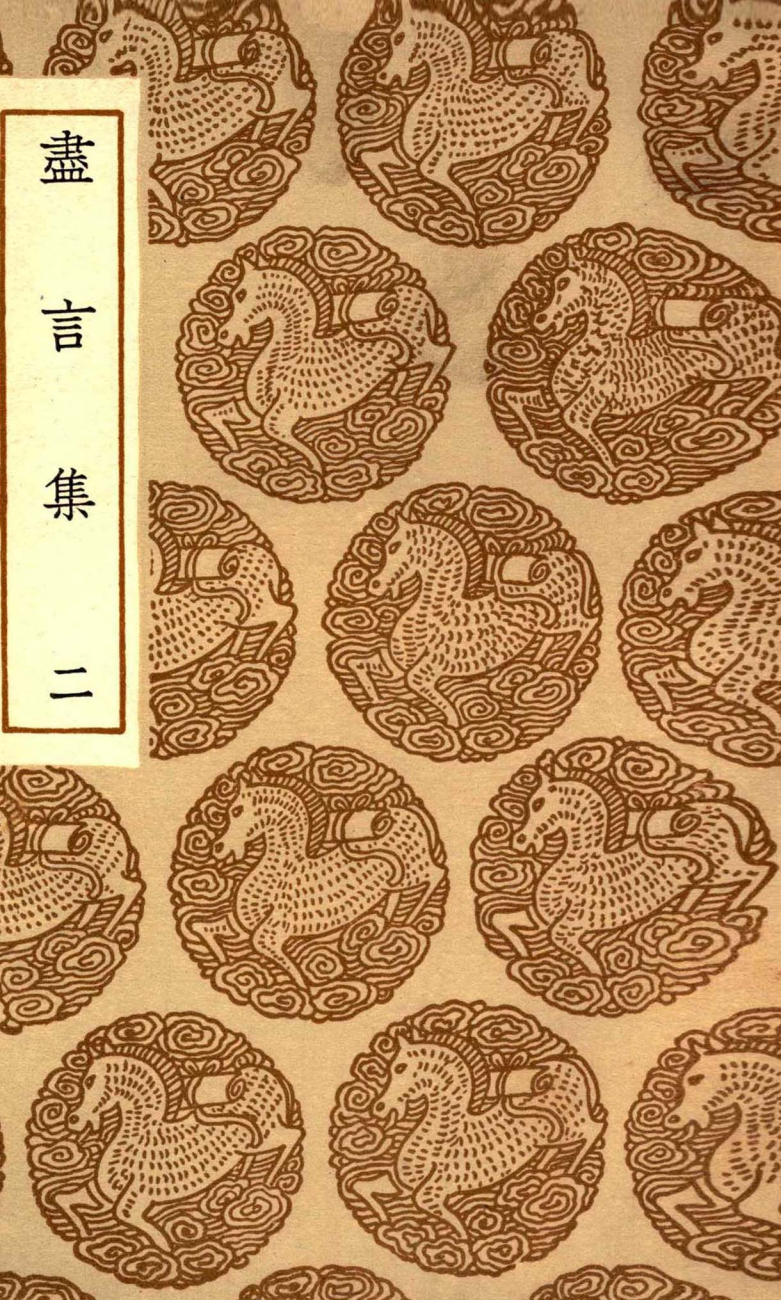


盡
言
集
二







盡 言 集
(二)

劉安世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盡言集
二 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 者 劉 安 世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陳敬銜)

張

盡言集卷一

宋元城劉安世撰

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右臣近被聖恩擢寘諫列內惟謏薄媿無以稱尋具辭免不蒙俞允竊伏思念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豈徒備二省之員爲朝廷美觀而已蓋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必責其効故臣拜命之初未敢指陳政事而首論治亂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意盡愚臣平昔之所學惟陛下毋憚煩而試聽之臣聞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爲先務也今陛下居久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教化修舉法度粲然追跡於三代之隆者豈有他哉特以陛下至誠虛己首開言路故人人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尙有疑者自去歲以後屢罷言事之官中外臣民不知其詳往往竊議以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竊憂之恭惟祖宗以來尤以臺諫爲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而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之謀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陛下深居九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明留意採納而前

日臺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者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非。不察其所爭之當否。陽餌以美遷。陰奪其言責。使忠正之臣憤懣而不能發。修潔之士愧赧而不敢受。若果出於陛下之意邪。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大臣之計邪。則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公議。以快其私意而已。臣竊謂姦人用事之始。惟臺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陛下視今日。何如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爲。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所謂慎終如始者也。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謂忝列諫垣。乃敢要君以固位也。實以上關宗廟社稷安危之機。下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漸。是以反復論列。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世俗之人。指以爲嫌疑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萬機之暇。詳覽瞽言。獎進端良。容受直諫。叅之以公議。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惡。所憎者必知其善。使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嘉謀。將繼此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陛下察其愛君憂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論命令數易

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安。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臣伏見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

夕改亦有前詔未頒。而後令蠲除者。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爲之紛更也。方平居無事之時。輕嫚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聖慈。深鑒前古之戒。謹爲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極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申敕門下。無使徒爲審讀。以應故事。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戾者。必舉封駁之職。庶幾詔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汗。取進止。

論寺監官冗

臣伏見先皇帝考古職典。建置治官。天下之務。必總於三省。散隸於六曹。循名責實。大體雖善。而措置法度。未暇致詳。此議者所以論官冗之弊。而首及於寺監也。伏惟陛下卽政之初。常賦之外。一切蠲復。所入有限。則國用有不足之慮。是以專置官局。裁節浮費。而膳部併於主客。虞部入於屯田。又量事之閑劇。以定員之多寡。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官無廢事。人無異議者。處之得其理也。臣嘗觀先帝時。寺監長貳。多不並置。亦有無少卿而丞簿行其事者。今太僕、衛尉、鴻臚、光祿、太府。各二卿。軍器、將作、少府。各二監。丞簿官屬。仍不預焉。省曹所減。止十餘員。而寺監所增。乃倍平昔。前日省官之詔。遂爲空文。損彼益此。何補於治。昔杜佑建議於唐。以謂臯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尙書。大理卿。是二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尙書。將作監。是二垂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尙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

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舊名不廢。新職日加。空存虛稱。皆無實事。臣每愛其言。最爲切理。今百司申陳。必經寺監。而長貳鮮敢予奪。悉稟六曹。不惟虛煩文移。淹留旬月。而又省寺指揮。間多異同。內外有司。艱於遵奉。加以官吏猥衆。糜耗廩祿。非有釐革。將不勝弊。欲望聖慈。參酌典故。稽考名實。凡寺監之職。可以歸之六曹者。宜盡省之。或事務實繁。及政體所繫。不可罷者。亦宜裁爲定員。不使冗濫。庶幾官得其人。經費易給。

論館職乞依舊召試

右臣伏見祖宗初定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獎。處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廩食大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寢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貼職名。漸開僥倖之門。恐非祖宗之意。伏望陛下。明詔執政。今後館職。無俾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使。

再奏

右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觀所降指揮。尙有未盡。輒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祖宗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縉紳宿望。始効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召試。

方得除授。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爲更張。弊原尙在。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做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能塞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

論差除多執政親戚

右臣伏見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授內外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只是數處閑慢。監當局務。原其深意。蓋謂父兄已居柄任。而京師之官。多是要劇。爲大臣者。旣不能人人爲朝廷推至公之心。振拔滯淹。提獎寒素。而貪權好利。多爲子孫之謀。援引親屬。並據高勢。根連蒂固。更相朋比。絕孤寒之進路。增膏粱之驕氣。寢成大弊。有不勝言。是以祖宗立法。務裁抑。上下遵奉。莫敢或違。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十年間。廉恥掃地。陛下踐祚之初。厲精求治。剗革僥倖。一本至公。躬行法度。不欲有毫髮之累。此天下之人所共聞見。而在位之臣。化上之德。宜盡忠交儆。務爲正直。而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子弟親戚。布滿要津。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條列其弊。屢欲面奏。偶以秋暑尙熾。伏恐久煩聽覽。用此未敢請對。然近來差除。尤多不協物論。是以不避煩瀆。聖聰。須至具章疏論。列臣伏見太師文彥博之子及甫。爲光祿少卿。保雍。將作監丞孫永世。少府監丞。妻族陳安民。近遷都水監丞。女壻任元卿。堂差監商稅院。孫壻李慎。由堂差監左藏庫。或用恩例。陳乞。而此兩處。皆非陳乞之所當得也。司空呂公著之子希勳。今年知潁州。纔及成資。召還爲少府少監。希純。去年自太常博士。又遷宗正寺。

丞女壻范祖禹與其婦翁共事於實錄院前此蓋未嘗有而次壻邵鹹爲開封推官公著纔罷僕射卽擢爲都官郎中外甥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士未幾又擢爲成都路轉運判官楊瓌寶亦自常調堂差知咸平縣妻弟魯君貺今年自外任擢爲都水監丞姻家張次元堂除知洛州胡宗炎擢爲將作少監馬傳慶自冗官得大理寺主簿其間雖或假近臣論薦之名皆公著任宰相日拔擢除授也宮教之職舊係吏部依法選差近方收爲堂除而公著首用其孫壻趙演宰相呂大防任中書侍郎日堂除其女壻王讜京東排岸司妻族李括知洋州李機知華州范純仁拜相之初卽用其姻家韓宗道爲戶部侍郎妻族王古右司員外郎王毅近自常調堂差知長垣縣門下侍郎孫固之子朴判登聞檢院臣聞鼓檢院乃天下訴冤之地豈可使執政子弟爲之熙甯初嘗以宰相子曾孝寬判鼓院是時言者以此論奏卽令罷免而公亮陳乞監皮角場此近例也孫固及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姻家歐陽棐除館職未及一月又授職方員外郎宗愈之弟宗炎近除開封推官然王存除歐陽棐外未聞其人及中書侍郎劉摯亦未見所引私親而二人者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臣之所陳皆彰明較著士大夫之所共知其所不知者又不可以悉數臣竊謂二聖臨御於茲四年未嘗以名器少私於宗族外家而大臣所爲乃反若此上下恬然不以爲恠此臣之所甚懼也昔崔貽孫爲相未踰年而除吏八百員不避姻故之嫌後之大臣欲引其私親者多假此以藉口而欺罔世主臣常疾之今考其傳蓋亦有說且唐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兵興政事紛亂官賞差繆永泰之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賄賂盛行剗塞公路綱紀大壞常袞當國力

懲其弊。凡奏請一切杜絕。而矯枉過正。賢愚同滯。及崔貽孫之相。則薦舉者。惟其人。推至公以行之。故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後之大臣。能如貽孫之盡公。則縉紳之間。自無異論。惟其執心偏黨。所用匪人。排斥孤寒。專引親戚。而乃竊其緒餘。文過飾非。及致人言。又從而尤之。亦已過矣。今上等知州通判。在京寺監宮教。畿內知縣之類。號爲優便者。盡屬堂除。雖資任未至甚高。固若不足寘諸議論。而常調之人。一蒙選用。卽今後每任。例得朝廷差除。不復更歸吏部。以上較之。僥倖不細。況有司員多闕。少四方寒士。羈旅京師。待次選部。往往踰歲未得差遣。及其注授。又守二年遠闕。則世祿權要之家。何幸。而疎遠平進之士。何獨不幸也。臣伏見自來畿內知縣。皆選士使能之地。近聞以宣德郎王毅。知長垣縣。士大夫皆謂毅素號闕茸。亡狀特甚。止緣范純仁妻族之故。遂有此命。中外傳播。莫不駭笑。欲望聖慈。特令追寢外。其間人材粗堪。或到官已久。未至曠職。固難追改。臣亦不敢上煩朝廷。必令盡罷。但以執政大臣。不避親嫌。不畏公議。衆論喧然。爲之不平者久矣。竊恐陛下九重深遠。不能盡知。故敢略具所聞。上補聰明之萬一。伏惟機務之暇。留神省覽。仍願陛下出臣此章。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庶幾不廢祖宗之法。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貼黃

臣孤立小官。蒙陛下誤有拔擢。實在諫垣。苟緘默不言。足以全身保祿。而今日之論。遍及柄臣。旣犯衆怒。決非自安之計。但臣不敢曠職。上負陛下。亦非敢捃摭大臣私事。以爲捭闔之說。蓋得於衆論所共

不平者。須至一一奏知。惟乞聖慈。特賜詳察。

又

臣方欲發奏。又聞除知真州錢暎。爲福建路提點刑獄。亦是呂公著姻家。其勢如此不已。臣故不敢不亟論也。願陛下早以臣言戒飭輔臣。

又

內歐陽棐除省郎不當。臣已別具狀論奏。亦乞早賜施行。

再奏

右臣近曾論列。朝廷差除。多涉嫌疑。頗招物論。及新知長垣縣宣德郎王毅。尤爲闖茸。人皆傳笑。欲乞特行追寢。至今未蒙施行。日近復觀除目內。奉議郎程公孫。堂差監在京都商稅院。葛繫軍器監主簿。臣聞二人者。與執政皆是姻家。衆論益喧。無不憤歎。以謂孤寒之士。待次選部。動踰歲月。不得差遣。及有注授。二年遠闕。今公孫輩。本係常調。止緣執政姻戚。而京師優便之職。無名輕授。墮紊紀綱。滋長僥倖。甚非所以稱陛下爲官擇人之意。伏望聖慈。罷王毅。程公孫。葛繫。新命以伸公議。

貼黃

臣聞程公孫。乃呂公著男希純之妻兄。葛繫。係范純仁之同門壻。而執政徇私牽意。無所顧憚。如此之甚。竊慮陛下體貌大臣。重傷其意。欲乞去此貼黃。付外施行。

論歐陽棐差除不當

右臣近聞大臣嘗薦考功員外郎歐陽棐。謂有史才。朝廷過聽。遂用爲著作郎。中外喧傳。皆謂大臣不當輕進姦慝。誤陛下知人之明。累公朝實實之政。臣忝在言路。義當論列。不避委曲。上煩聖聽。按棐憑藉閱閱。素無聲問。才既暗陋。性復回邪。造請權門。不憚寒暑。與程頤。畢仲游。孫朴。楊國寶輩。交結執政子弟。叅預密論。號爲死黨。縉紳之所共疾。清議之所不齒。豈可叨竊誤恩。列職太史。昔劉知幾之論。以才學識爲史官之三長。今棐諂佞淺薄。背公成朋。雖有口耳之學。亦何足取。臣竊謂朝廷不至乏材如此之甚。伏望聖慈。因其辭免。追還新命。非惟少抑奔競之風。庶亦漸消朋黨之弊。

貼黃

勸會著作郎之任。典領國史。清切嚴重。非他官之比。自來由此遂爲兩制。豈容小人。輒爾冒處。伏望別加遴選。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歐陽棐朋黨邪佞。不當塵玷太史。伏蒙陛下特徇公議。已令追寢。縉紳傳誦。莫不相慶。如聞近日復授集賢校理。前後反覆。臣竊疑之。恭惟祖宗以來。尤重館職之選。蓋將養育成就天下之才。以備朝廷緩急不次之用。惟是行義著顯。問學高明。卓然有聞於時。尙猶召試而命。爾後或詔執政。俾薦所知。數十年間。纔三四舉。何嘗輒以名器私假匪人。如棐亡狀。已具前奏。旣不可當著作之任。豈宜復充館

閣之選不試而授。尤非常典。臣恐姦邪浸盛。蠹害日深。與其悔於已然。不若止於未兆。伏望聖慈。念君子小人消長之漸。繫朝廷治亂盛衰之機。罷棐館職。以慰正人之望。

第三

右臣近以歐陽棐既罷著作。復除集賢校理。不試而授。尤非常典。再具論奏。乞行追寢。今已累日。未聞指揮。按棐問學未優。趣向淺近。考功之政。暗滯亡狀。特以陰邪附會。取悅權貴。是以造爲虛譽。名過其實。執政大臣。姑欲成棐。而不論人材之如何。公議之可否。廢祖宗之典故。而與臺諫立敵。此乃衰世之弊風。恐非聖朝之美事。伏望陛下。特垂省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罷棐館職。以抑朋黨僥倖之弊。

第四

右臣近爲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兩具論奏。皆爲執政沮抑。莫肯依公施行。須至再瀝懇誠。上瀆聖覽。臣聞祖宗設館職之選。所收天下之賢才。而長育成就。以待不次之用。自來必求文學行誼。卓然有聞於時者。然後以朝廷之旨。召試而命之。仁祖中年。始詔執政。各舉所知。英宗紹統。亦遵故事。未嘗不加較試。遂授職名。惟是臺省之官。縉紳宿望。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棐猥以庸才。徒藉閥閱。陰邪朋黨。交結執政子弟。因緣附會。造爲虛名。遂致呂公著薦充史官。孫覺舉以自代。而執政止爲二人稱獎。共力主張。不議人才之不堪。公議之未厭。苟徇權貴之意。輕廢祖宗之法。臣誠恐直私竊惜之。況陛下平日用人。或有未允。臺諫論列。不憚追改。豈有緣大臣之繆舉。而不卹衆人之公言。才罷著

作復除校理竊弄朝廷之威福蒙蔽陛下之聰明臣若不言則爲負國伏望聖慈察臣志在徇公深疾朋比特降中旨罷棐館職振人主之威令破執政之私謀非獨賤臣免廢職之譏亦使小人無幸進之漸

貼黃

歐陽棐自來與程頤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呂公著范純仁子弟縉紳之間號爲五鬼又與王存係正親家附會權勢不畏公議今來執政顧惜人情不肯行臣之言伏望聖慈只作中旨罷棐館職所貴大臣見陛下耳目寢廣周知外議除授之際稍有畏戢

第五

右臣近爲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三具論奏未覩施行雖屢瀆天聰難逃罪戾而不協公論終決是非輒復開陳敢冀採納按棐姦邪庸陋亡他行能資藉家聲傍倚權勢以獵取虛譽大過其實昨在考功殊不事事升降予奪多執偏見士人被枉凡有申訴棐必遷怒曲生詰難行移會問動經歲月孤寒貧窶之人困於留滯往往破壞資考苟求出都嗟怨之聲播在羣聽方朝廷綜核名實宜在降黜遽聞遷陟俾長著作臺諫交攻僅得追寢曾不旋踵直除校理進退無義臣竊惑焉若謂棐之文行政事足以厭服士論邪則不當罷著作之命矣惟其人材亡狀如言者所奏是以收還新恩用慰公議不識何名復授館職前日之罷是則今日之授非也今日之授是則前日之罷非也陛下以此觀之則是非可否之論決矣或者又謂大臣嘗有論薦重違其意遂貼職名審如此言尤爲不可昔申屠剛以謂王者承天順地典爵

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人主猶不得以私之。而況大臣乎。伏望陛下謹守祖宗之典章。慎重朝廷之名器。稍收威福之柄。杜塞僥倖之門。檢會臣累奏事理。罷棐館職。示天下以至公之道。不勝幸甚。

第六

右臣近以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四具論奏。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朝廷之視館職固爲細務。而所以不避煩瀆。天聽須至。開陳者。豈獨以棐之人才不堪。蓋所可深惜者。國家政事之大體也。臣竊嘗思之。太史之任。誠儒學之高選。陛下旣用言者之奏。罷棐著作。不識何名。直除校理。以品秩言之。雖在著作之下。以恩數論之。則過於著作遠矣。今棐之寄祿官已係朝奉郎。若帶館職。則來歲郊禋。使得奏薦子弟。是名爲降等。而實加厚也。且以人言而奪其新命。曾不旋踵。而所授反優於前日。朝廷予奪取舍之體。固當如是乎。臣伏觀陛下卽政以來。未嘗不以至公爲治。如棐亡狀。必無所私。而臣反復論列。至於四五區區之誠。未蒙開納。雖朝廷之微意。莫可得聞。而中外之公議。均謂不可。臣旣有言責。苟未斥逐。終不敢泯默。以負陛下圖任之意。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事理。罷棐館職。以慰縉紳之望。

第七

右臣昨以歐陽棐除館職不當。臣累次論奏。至今不蒙指揮。近日復聞用爲職方員外郎。除目旣傳。中外駭愕。何者。棐以陰邪庸瑣之才。憑藉執政親昵之勢。百日之內。三被榮恩。雖臺諫交章。蓋有不能奪者。而

又繼有此命。是朝廷之名器。可以力取。而天下無復有公議也。臣既有言責。目覩僥倖。苟不反復開陳。以破小人之情狀。則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是以願終言之。去歲左司諫韓川嘗言王伯虎鄧忠臣以謂不堪館閣之選。二人者。特以人才不高。或曾經罪廢。雖已敍雪。尚皆落職。授外任差遣。今棐才既猥下。性復儉回。已交結執政子弟。預五鬼之目。爲清議所惡。加以考功亡狀。屢致人言。固已置而不問。偶用大臣之薦。驟遷太史之職。陛下幸聽臣等論列。而大臣亦恐甚喧物議。遂令追寢。自爾姦邪朋黨。恥於不勝。爭爲游說。必欲復用。於是無名直除館職。臣累疏極論。不蒙施行。縉紳之間。皆謂伯虎忠臣孤寒之士。無人主張。故韓川一言。而遂令罷免。棐則以大臣力主。而執政多是姻家。故愚臣之論。至於五六。而猶不能回陛下。以此二事對而觀之。則朝廷之公私可見矣。今旣力排公議。使棐濫得美職。而棐入館未及一月。復授郎官。慰滿其欲。必謂臣等旣爲朝廷不聽其言。無敢復議。急加引拔。以快私心。滋開羣枉之門。以累至公之政。下無顧憚。漸不可長。伏望陛下特施睿斷。稍正紀綱。罷棐誤恩。黜之外郡。使天下知公道之存。而朝廷名器。不爲有力者。可以幸得。非臣一人之私願。實天下之所望也。

第八

右臣近嘗以歐陽棐入館。未及一月。復除職。方員外郎。質之輿議。皆謂僥倖太甚。遂具論列。乞行追寢。今已半月。未覩施行。臣聞棐亦以恩命頻數。人言藉藉。居不自安。露章遜避。而近日傳聞。已降指揮。不許辭免。若果出於陛下之意邪。臣猶當援引義理。反復抗論。尤期開允。庶不曠職。若出於大臣之謀邪。則不過

巧進邪說。熒惑聖聰。阻遏言路。以快其私意而已。進言者必曰。棐嘗爲郎官矣。今復還之。未見其過。此則謬妄之甚也。且棐既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職。臣等論其不可。章五六上。是特用臣之言去過。復與一閑曹。則合公議矣。然而力執正論。必貼以職者。非館閣之清選。優異於郎官乎。又不卽時兼除省郎。而復命棐主判鼓院者。蓋郎官俸給優厚。資任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棐去彼就此。不見其有太優之迹。足以解塞人言。及人言既已沮止不行。而棐得就職。旬日之間。復有此除。是將朝廷爵祿之柄。僅同戲弄。使小人用機巧而取之。欺罔陛下。一至於此。臣前章以謂。棐名預五鬼。爲清議所惡者。非苟以流俗不根之語。妄加之也。方今士大夫出入執政之門者。比比皆是。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此五人。獨被惡聲。陛下試以今日棐事觀之。如王伯虎、鄧忠臣、孤寒之士。用韓川一言。則皆落職外補。棐則百日之內。三被恩命。雖臺諫交章。藐然不顧。自非大臣力主。而孫固、王存。以姻家之故。共爲營助。何以至此。古人以謂。去佞如拔山者。正謂此爾。然則名號著於前。而事實驗於後。雖欲以人言爲妄。不可蓋也。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又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爲。苟有其實。名必隨之。安可逃哉。今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不出房闈。正是辨別邪正。謹守法度之日。而大臣好勝自任。不卹是非。使陛下納諫之美。漸減於初年。小人之道。寢長於今日。臣竊憂之。惟陛下力主正道。以折羣枉。罷棐新命。慰答僉言。使姦邪無幸進之階。威福免下移之患。非獨臣惓惓之誠。蓋天下之望於陛下者如此。伏乞聖慈。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右臣近以歐陽棐除職方員外郎不當。臣兩曾奏論。未蒙指揮。而棐自以恩命頻數。懼不敢當。近聞已有朝廷指揮。不許辭免。臣竊謂朝廷除一郎官。固若不害大體。未足深議。然縉紳之間。皆謂出大臣之私意。而有累陛下至公之政。此臣所以不敢苟避衆怒。而必欲伸天下之公論也。臣竊計進言者。必曰棐嘗爲郎官矣。復以授之。似不爲過。此乃欺罔之甚。臣請有以折之。且棐昨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職。蓋以館職清選。優異於郎官也。然不卽時兼除省郎。而復命棐主判鼓院者。豈非郎官俸給優厚。資任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棐去彼就此。不見其太優之迹。足以弭塞人言。及臣等所論。旣已沮遏不行。而棐得就職。旬日之間。復有此除。是使小人用機巧。以攘國家之名器。此臣所以不敢不辨也。進言者必又曰。五鬼之號。出於流俗。不根之言。何足爲據。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之門。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程頤。畢仲游。楊國寶。歐陽棐。孫朴。五人者。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必皆以事驗之。今衆議指目五人。可謂毀矣。然推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程頤。則先以罪去。陛下所知。孫朴。則偶以妨礙。未敢超擢外。其畢仲游。自監當。又試中館職。亟除河北提刑。仲游以私計不便爲辭。卽授開封推官。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士。尋擢爲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未出京間。又移陝西。尙賴陛下聖明。察其無名。數遷職任。遂令寢罷。歐陽棐考功亡狀。嘗致人言。則隱而不問。大臣一薦。遂用爲著作郎。臺諫交攻。僅得追寢。曾未旋踵。直除校理。入館未及一月。又授職方三人者。才學庸常。性資狡獪。惟是挾執政之勢。所欲必獲。朝遷莫徙。

略無公道。上欺主聰。下拒人言。欲望士心厭服。衆無異論。何可得也。今二聖臨御。責在大臣。若差除未協。公議。惟臺諫官得言之耳。今則專權好勝。一切不畏人言。故臣論一歐陽棐。前後兩事。奏凡七章。而訖不施行。致陛下諫諍之路漸衰。小人之道寢長。臣雖愚暗。深以爲憂。伏望聖慈。杜姦邪幸進之門。念威福下移之患。特出睿斷。寢罷誤恩。力主正道。以折羣枉。天下幸甚。

盡言集卷二

論御史言黃庭堅事乞行辨正

右臣近聞朝廷除黃庭堅爲著作郎。繼有臣僚言其缺行。尋降指揮。已令追寢。然臣復聞御史趙挺之。歷疏其惡。以謂先帝遇密之初。庭堅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穢。無所顧憚。竊謂挺之嘗在本州守官。耳目相接。不應妄謬。審如其言。則閭巷小人有所不忍。而庭堅爲之自若。虧損名教。絕滅人理。豈可尙居華貴。汚辱簪紳。伏望陛下以挺之所奏。付外公行。庶使是非明辨。衆聽不惑。

再奏

右臣近聞臺諫官奏彈著作郎黃庭堅。在吉州、太和及德州外鎮。皆有淫穢之行。而德州之事。仍在神宗皇帝遇密之初。臣亦繼嘗論奏。乞以言者章疏。付外施行。今已多日。未覩指揮。臣竊謂庭堅所犯。若果得其實。則名教之所深疾。人倫之所不齒。豈宜尙居清要。汚辱縉紳。若或無有。而不加考質。則庭堅虛蒙惡聲。將遂沉廢。是非交錯。有害政體。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臺諫官所言庭堅事狀。委逐路監司。依公體量。以聞。庶使枉直昭晰。中外厭服。

論韓玠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韓玠充利州路轉運判官。按玠元豐中已嘗奉使蜀道。推行市易之法。過爲苛急。以

希進用。至使縣官躬執升斗。求免陵辱。陛下踐阼之初。崇尚寬大。玠爲言者。彈其慘刻。朝廷尙以爲疑。遂委別司體量。是時玠之叔祖縝。方爲宰相。而提點刑獄郭槩。畏避權勢。不以實奏。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例。各省能而韓維繼爲執政。玠之所犯。遂不窮治。乃依無過人。平除河南通判。其誥詞責之曰。西南之政。俾民驚擾。當時議者。已謂罰不當罪。今來遽復職司。何所懲戒。況兩川之人。皆陛下之赤子。玠之暴政。已爲一路之害。移之隣部。何以副聖朝仁愛遠民之意。伏乞陛下。收其新命。以允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論列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乞行追寢。至今未奉指揮。按韓玠向任成都路提舉官。推行市易之法。過爲苛急。一路之吏民。幾不聊生。言者交攻。詔令可驗。提點刑獄郭槩。畏宰相韓縝之勢。體量不實。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悉皆省罷。而韓維相繼執政。巧爲庇覆。得不窮治。遂依無過人例。止除河南通判。當時士論。固已不平。今來遽復職司。仍舊隣部。玠之虐政。道路流聞。人知復來。孰不憂畏。臣聞兩川之俗。易動難安。朝廷擇使。宜先謹厚。知治體之士。而玠刻薄急進。見於已試。固當懲沮。以抑躁暴。庶幾異日。或可再用。而薄責未久。亟委使節。質之公議。僉謂不可。況與玠同時省罷。提舉官之無過犯者。今爲通判。往往未復差遣。玠實有罪。獨被遷擢。輕重倒置。尤非公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稱陛下仁愛遠民之意。

第三

右臣近以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兩具論列。未蒙施行。□□□□固不足類。煩天聽然而苛虐暴急。見於已試。同時省罷無過之人。今爲通判。往往未復差遣。玠實有罪。苟免竄黜。河南未久。遽還使節。輕重倒置。有害政體。故敢奏陳。乞罷新命。繼聞臺臣亦有章疏。而朝廷沮遏公議。不爲追寢。臣固疑之。詢諸縉紳。果有異論。皆謂執政之間。有玠姻家。陰爲之地。是以臺諫之奏。抑而不行。信如此言。公道安在。況近者三省奏擬高士英爲權工部員外郎。竊聞獨出審斷。以謂終是撓法。遂行追改。中外無不傳誦聖德。心悅誠服。今執政大臣。凡是姻戚之家。卽不避嫌疑。更相汲引。及言事官明據罪狀論列。卽不卹義理。極力主張。甚非所以稱陛下至公擇人之意也。伏望聖慈。詳覽臣兩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抑僥倖。

乞罷近臣列薦事

右臣伏見朝廷立法。內外臣僚保薦之員。歲有定數。而兩制侍從以上。又得用十科之目。使之引類。其於求才之道。固已備矣。乃自近歲以來。漸開巧進之路。屢見近臣。連名薦士。臣聞名器爵祿。人之所趨。使之積勩而後遷。則衆各知難而守分。今若多爲捷徑。使之躁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而況被舉之士。未必皆賢。朝廷不復銓量。往往卽加擢任。遽離常調。遂得美官。後進小生。不安義命。奔競相効。無復廉恥。非有懲革。將敗風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除依法舉官之外。不許近臣列薦。所貴少抑僥倖之徒。上裨忠厚之化。

論諸路監司乞著考課之法

臣伏觀先王之治在於官率其屬使上下足以相維內外足以相制故人各任責而無苟簡之患吏不數易而見誅賞之實此堯舜三代之所共由而不可廢者也今親民之任在郡縣朝廷既爲之置守令衆守令而無統率則民或受其弊又爲之設監司矣監司之官坐制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者亦不減十餘郡然其所以開道風化振舉紀綱舒慘百城廢置羣吏調發兵食均節財賦朝廷一聽其所爲可謂任之重矣既付之以如此之權而無法以糾其謬豈非責小官者爲太密而馭大吏者爲太略乎臣聞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慎而考績之制甚詳近世因循寢以不講授任之際未嘗察其行實遂容非才冒處其間既將使指鮮能稱職或出於私喜而褒薦過其情或發於暴怒而誣摺非其罪或優游苟且計日待遷或承望風指以非爲是急功利者有至於妄作務寬大者有至於容姦不惟無補於朝廷抑亦有害於政事臣嘗攷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每詣十道則選判官二人以爲之佐是御史非特糾尙書六司之過失而亦按治外路也臣愚欲望聖慈詔執政如諸路監司闕官並以兩制等所舉本科之人更加掄擇須協公議方可除用若未滿任不許遷易講求祖宗課責轉運使副之詔著爲定法然後以天下諸路分隸六察間遣巡行按其功罪若治行尤異則元舉之官宜推進賢之賞職業亡狀者必行謬舉之罰庶幾吏久其任不敢偷墮上下交儆百職修舉取進止

論買撲坊場明狀添錢之弊

一檢准元祐元年六月七日敕節文臣僚上言乞罷實封投狀之法奉聖旨令韓維等相度聞奏今相度

罷實封投狀。將前界買撲名錢數。委本州看詳。若累界有增無減。卽取累界中次高一界爲額。如增虧不常者。卽取酌中一界爲額。前後拖欠數多。及累限無人陳狀。雖有人承買。比最高價。虧及五分已上者。縣相度減定。保明申州。州委官體量保明。申轉運司。轉運司體量得實。依所減定施行。訖保明申省。如界滿前一年。見買撲人不拖欠。卽先限一月。取問願與不願。接續承買。如不願。卽出榜。限一季內。許人投狀。仍坐家業抵當數目承買。兩人已上。給家業抵當最多之人。其所通抵產。不得出鄰州之外。限滿無人投狀。再限兩月。依上法。餘並依舊條。三省同奉聖旨依。

一檢准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敕。節文。戶部狀。看詳買撲場務。巧弊百端。若祇以酌中定額。卽沽賣興盛之處。過贏厚利。並不增長價錢。偶值界滿。未有人承買。卻便節次裁減官錢。深慮寢久。大段虧減歲入。若許人明狀。添錢承買。人戶自然酌度。合直價錢投狀。若數人下狀價同。並擇抵當最多人。給付卽其弊自革。本部今修立到條。仍乞先次施行。奉聖旨依。

一承買場務。三年爲界。於界滿前一年。本州錄合用條。及一界額錢。榜要會處。限六十日。召人於額錢上。添錢承買。仍具抵當家業物數所直。見在地望。召主戶一名委保。不是假名。同詣州投狀。限滿取著價最高錢數。再榜限三十日。召人添價。候滿限三十日。先取問見承買人。如無拖欠官錢。聽依所添價。接續別立界承買。不願或有拖欠。卽勘會差價最高人戶名。及抵當所在。詣實檢估。出帖給付。若二人已上價同。並擇已業抵當最多之人。依所著價給賣。限外卽不得增價爭買。無人投狀。再限六十日。依上。

法。每經限滿。又無人投狀者。准此。

右謹如前臣看詳。買撲場務。其弊莫大於實封投狀。蓋無知之民。利於苟得。競立高價。務相傾奪。止快目前之欲。不爲後日之計。然而一界之內。豐凶不常。或遇水旱之災。卽有敗闕之弊。往往破家竭產。不償逋欠。身陷刑禁。家族流散。至於抵當之物。亦多假於親知。因緣同保。淪胥失業。若此之類。不可勝數。朝廷比用言者之奏。遂罷實封之法。參酌中道。立爲定額。不使愚民貪得忘患。而又兩人已上下狀。爲給己業。抵當最多之人。蓋因其有自愛之心。必能爲防患之慮。委之場務。可無他虞。卹民省刑。德澤深厚。公私之利。莫大於此。行之二年。幸已就緒。而今歲九月二十九日。用戶部申請。遽然變法。臣詳觀戶部狀稱。若祇以酌中定額。卽沽賣興盛之處。過贏厚利。此乃聚斂誅剝。損下害民之論。非聖朝之所宜行也。且實封投狀。雖非善法。然所添之直。人不相知。惟至限滿啓封。方見合給之主。今則明書錢數。衆各見聞。又擇價高之人。便行給付。民旣貪得。無有遠圖。並驅爭先。更進迭長。惟恐失之。豈念後患。臣竊謂坊場河渡之類。旣許民間承買。輸納官課之外。必有所得。乃可爲生。今若復開爭端。明狀添價。人知無益。誰肯徒勞。惟是貧迫之人。苟求僥倖。一遭凶歲。鮮不破家。償納不克。殃及同保。則明狀之害。有甚於實封者矣。臣昨於守職之日。首論命令數易之弊。今前詔方下。普天受賜。遽徇邪說。輕廢成法。使朝廷救弊之仁。未及周浹。而細民失職之害。旋踵復生。臣雖至愚。竊爲陛下惜之。況國家賦役之政。總於地官。方二聖敦尙寬大。仁民愛物。宜得疏通。通知治體之士。以司大計。而右曹官吏。不能推廣上德。惟欲盡民之利。州縣監司。畏省部之勢。無

敢指言其非者。因循日久。上下相蒙。妄更法度。民受其弊。甚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天下承買場務。並用元祐元年六月七日之法。所有今年九月二十九日指揮。欲乞更不施行。所貴民被仁政。不至失業。

論韓宗古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除韓宗古知潞州。仍貼集賢校理。考之公論。皆謂未安。臣聞先帝初更官制。以著作校書郎正字。隸秘書省。爲職事官。前日帶校理校勘之類。並轉一資。悉令解罷。宗古舊爲校理。已依上件條制。轉官納職。今日復有此授。顯屬無名。若爲潞州藩鎮。欲示優崇。則陝州地望尤高。所宜加禮。兼陳侗亦是曾轉官罷館職之人。向者移陝。未嘗復職。事體均一。予奪頓殊。欲望僉議允諧。不可得也。況王孝先已改濮州。則宗古自合仍舊。伏乞追還前命。以正國體。

論何洵直差除不當與吳安持同奏

右臣等風聞司勳員外郎何洵直。除祕閣校理祕書郎。竊以官制初行。舊帶職名者。並爲虛誤。朝廷許納職以換一官。是時如何洵直。因納職特轉官者。固非一人。而所謂祕書省職事官者。尤爲慎選。自陛下初復館職。皆用大臣薦舉。或揚歷著勞。許帶此職。未有既納職改官。而無故再得職名者。又祕書郎自官制以來。非文行素著。未嘗輕授。今來除洵直校理及祕書郎。在洵直有不當得者二。蓋已經納職轉官。而復還舊職。於法不當得也。雖曾中高科。而行義不爲賢士大夫所與。於公議又不當得也。有二不當得。而朝

廷以天下之精選，併與此人，其可安乎？臣等蒙陛下擢置言路，固知今日所患者，人材爲乏，是以常願陛下推廣聰明，搜訪賢能。臣亦未嘗敢輕議人物。如今日洵直所除，於法有礙，於公議未允。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令洵直且依舊作郎官，使天下曉然知名器不可以假人，豈勝幸甚。

貼黃

臣等切見韓宗古昨除知潞州，復與舊職。是時臣安世已曾極論於法不當，得朝廷之命遂寢。今來洵直與韓宗古事體相類，伏乞照會。

再奏

右臣近嘗論列何洵直差除不當，未聞指揮施行。竊謂朝廷一日命二人館職，臣所以舍黃景而論洵直，非敢有好惡之私也。特以先帝初改官制，洵直已依新命賞轉一官，解罷校理。今日不因課最復貼職名，與黃景纔初入館，事體不類，而又密迎明堂，使得仁予重疊僥倖，頗招物論。況韓宗古亦係轉官罷職之人，昨移潞州，嘗令復職，因臣論奏，尋以報罷。今除洵直，無異宗古。臣若不畏公議，自持兩端，非徒愧心，實恐亂法。伏望陛下慎重名器，追寢誤恩，庶使清朝無有幸位。

論開封官吏妄奏獄空冒賞事

右臣伏見御史臺舉劾開封官吏，將大辟罪人寄廂，妄奏獄空，致朝廷誤推賞典。如聞已降指揮，錢總止令贖銅，出知越州。林邵、范子諒，並與小郡。其餘官吏，特免改正。雖門下省嘗具封還，續准朝旨，惟展磨勘。

此乃陛下至仁至厚。不欲窮治而總等所犯情實欺君。考之公論。皆謂責之太薄。而名且不正。事關國體。須至論列。臣聞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爲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之乎。今開封官吏。以大辟之囚。權令寄廂。敢肆誕謾。謂無一人之獄。朝廷信用其奏。亟推厚賞。進官錫服。幾二十人。下至胥史。亦霑恩賜。播傳天下。書之史冊。何可掩也。繼而臺臣抗章。彈其繆妄。陛下付之執政。按見實迹。縱不欲論以全罪。猶當奪其誤賞之官。少爲天下誣罔之戒。而乃一切仍舊。復得名藩。使總善者。不過如此。今實有罪。何以示懲。陛下若明正刑典。則虛僞之迹。固在總等。苟謂已行之命。憚於追改。則好名之謗。遂歸朝廷。傳之後世。實累聖德。伏望陛下。特徇公議。追劓誤賞之官。黜之小郡。其餘官吏。亦令改正。使天下知公朝之名器。不可幸以得。非惟塞小人奔競之路。亦助成陛下無私之政。所以詳論之者。蓋欲救正國家之大體。非特區區爲一錢總而發也。伏惟留神省察。早降指揮。

論李察知濟州不當

右臣竊聞近日堂除。朝奉郎李察知濟州。考之公議。皆謂不可。蓋以察頃在京東。嘗總漕計。專務掎克。希望進門。及移陝西。吳居厚實繼其事。凡所規畫。多察始謀。洎聞居厚擢爲待制。數對賓佐。自矜其能。以謂用我計策。遂有成效。彼蒙恩命。已獨不賞。扼腕憤怒。形於辭色。陛下卽政之初。以居厚刻剝太甚。特行竄

責察遂杜口。不復論功。究其本末。乃陰險禍賊。姦邪趨利。縉紳之間。鮮有倫比。昨以變制去官。未卽顯黜。中外之人。指爲幸免。今朝廷敦尙仁厚。進登賢能。苟容刻薄之徒。尙竊民社之寄。非所以明好惡於天下。表勸沮於公朝。伏望聖慈。特留宸慮。縱未能投於荒裔。豈復可委以麾符。宜徇僉言。重行降黜。庶使聚斂酷暴之吏。有所戒懼。

奏乞發遣趙令耦對獄事

右臣近聞皇城使令耦。任杭州都監日。姦賊狼籍。深爲民害。比緣臣僚上言。疏其醜惡。旣而朝旨下本路。體量悉得其實。遂起制獄推劾。本處差人計會開封府。攝令耦參對。尋委職員。託以他事。召至府門。而令耦探知是杭州令來追攝。倉皇鞭馬。奔還居第。閉關不出。人莫得見。繼令其母進狀。稱疾不能就道。臣聞令耦以宗室子。出補外官。而恃勢貪暴。恣爲不法。今杭州見勾干照人已不少。待令耦至。方能勘結。豈容託病。端坐於家。伏望聖慈。詳此事理。速降指揮。下開封府。差人押送前去。非惟暑伏之中。不至留獄。又正其罪。以謝遠民。使天下之人。知陛下之無所私。而清朝之不可紿。實爲幸甚。

論高士英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近除太僕寺丞高士英。爲工部員外郎。臣以不知士英歷任次第。不敢妄論。繼聞御史臺列奏。稱勘會到資序。有違新制。復降指揮。令添權字。深惟義理。有所未安。輒具開陳。庶裨聖德之萬一。臣伏覩陛下聽政以來。未嘗少以名器。私於外家。此固天下之人。所共稱頌。今士英除命。必恐止是執政搢材。進

擬本非陛下之意。況寺監丞之出例爲監司。以士英久佐太僕。除一郎官固不爲過。然朝廷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新立法制。須得第二任通判。或雖初任。而實歷外任。親民二十年之人。方得用爲員外郎。及開封推官。蓋是三省進擬之際。失於檢勘。遂致差誤。今乃重廢已行之命。而創添權字。則是執政依違遷就。因人變法。恐非所以成陛下無私之政。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降中旨。別授士英一職。合入差遣。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盡言集卷二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

右臣今月初八日。延和殿嘗奏。胡宗愈新除尙書右丞。不協公議。陛下仁德天覆。重廢已行之命。尙欲遷延。徐觀所爲。仰承聖諭。固當遵奉。退而熟慮。終有未安。是以不避嚴誅。再瀆天聽。伏惟陛下留神省覽。臣聞執政之任。天下極選。惟是當世之賢傑。乃可不次而登用。至於德行不足以出羣臣之右。才智不足以服多士之心。則必假之以歲月。進之以階漸。非惟養其聞望。亦所以抑僥倖而止奔競也。臣伏見宗愈。頃在先朝。粗能修飭。陛下踐阼之始。首加任使。再期之內。致位中司。然而性本姦回。才識暗陋。自居風憲。尤務迎合。旣不聞有所啓沃。進賢退姦。亦未嘗有所建明。興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側目。忽聞制命。擢居丞轄。輿議喧然。莫不驚駭。臣竊謂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拂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爲。而況輔弼之臣。與國同體。豈容姦佞。雜處其間。臣於宗愈。固無一日之雅。亦無纖芥之怨。惟是公論。有所未安。是以前日賜對。罄盡悃愾。而拳拳之忠。不能自已。故復論列。以報陛下用臣之意。伏望聖慈。更加詢考。若臣言不謬。則乞收還宗愈新命。授以外官。庶使邪正有辨。不失天下忠賢之望。

第二

右臣前月中嘗具奏陳。胡宗愈除尙書右丞。不協公議。伏乞更加考察。特行罷免。今已踰月。未覩施行。臣雖甚愚。豈不知違拂聖意。彈擊大臣。力薄言輕。難免罪戾。然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備言路。今識者喧然以爲姦邪。而臣鉗默依違。不告陛下。雖苟免一時忤旨之誅。而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臣亦何敢爲自安之計。而負陛下圖任之意哉。臣聞自昔臺諫之論。常以天下公議爲主。因公議之所是。而後與之。因公議之所非。而後擊之。人君所以垂衣高拱。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情。可否予奪。必合義理。以辨邪正。以決疑似。如權衡之不可欺。以重輕。規矩之不可誣。以方圓者。用此道也。臣考之輿論。皆謂宗愈才識淺近。趣向反覆。貪得患失。背公徇私。不敢悉數其詳。以瀆天聽。猶可粗陳其略。冀寤宸衷。一言涉欺。不敢逃死。按宗愈起於貴閥。偶中高科。數年之間。漸階顯列。昔事先帝。頗有可稱。及陛下卽政之初。首加進用。再期之內。遂至中司。未聞深慮遠圖。報朝廷之厚德。惟以巧言邪說。爲進身之私謀。如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充役。貧下之人。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量緩急。閔劇色役。一例雇募。游手充代。其議論乖繆。最害役法。如聞蘇轍。頗主其言。亟爲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尙書李常。曾不講究。遽令施行。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爲押檢。議旣難合。事亦中輟。縉紳傳播。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雇募衙前之論。遂詆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參詳立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舍己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附會。不顧義理。其罪一也。按宗愈實娶丁氏。今禮部員外郎丁隲。乃其妻族。宗愈旣備從官。未見引天下之賢。而首薦私親。乞不次擢用。古之人固有內舉者矣。然必以誠告其君。曰。臣之子也。今宗愈特薦丁隲。而

不以實奏。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祿。而歸惠於己。其罪二也。方陛下嗣位。太皇太后同覽庶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取漢室之事。以爲問目。士大夫皆謂非所宜言。臺諫官數當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反又勸止同列。不令上疏。其罪三也。李愼由乃文彥博之孫。壻。方營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爲本臺主簿。偶以礙格。遂聞報罷。苟徇權貴。不恤人言。其罪四也。昔熙甯中。嘗知諫院。神宗皇帝深知其姦。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爲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通判差遣。御批具在。天下共知。臣竊謂熙甯政事。與今雖異。而宗愈觀望迎合之迹。固同。陛下用此數者。平心正慮。而察其本末。則姦回罔上。徇私趨利之實。灼然可見。誠不足以當大臣之任。重朝廷之勢。伏望聖慈。察臣惓惓之忠。審爲天下之計。萬機之暇。詳覽瞽言。若臣所論。皆有按據。不至繆鑿。卽乞特出聖斷。付外施行。

第三

右臣近以胡宗愈除尙書右丞。不協公議。臣於延和殿賜對之日。已嘗面奏。繼又兩具姦隱。條列以聞。臣之所言。莫非實狀。累瀆天聽。涉歷兩月。竊惟宗愈之罪惡。固不能逃於聖鑒。而陛下體貌大臣。務全進退之禮。是以特降答詔。俾安厥位。宗愈承命遽出。無復遜避。縉紳傳播。莫不駭笑。臣伏觀自昔執政之臣。或爲言者所擊。率皆歸第。闔門待罪。雖朝廷遣使宣召。往往遵君命。暫至官省。不敢治事。亟復歸家。原其處心。固非畏縮。實以輔弼之任。與國同體。舉措出處。天下具瞻。苟有過尤。挂於清議。自當上還印綬。退避賢

路豈俟斥逐方爲去計。蓋待之之禮既厚，則責之之意愈深。此所以君臣之間，禮體兩得，而廉恥之風，足以矯厲天下者也。賈誼有言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臣竊觀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盡廉恥禮義之道矣。按宗愈之所以報陛下，則非惟不以節行，而又貪墨急進，違棄義理，明知臺諫皆有彈劾，而尙起視事，一如平日。近世以來，公卿大臣，操行污下，毀滅廉恥，未有若此之甚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陛下察宗愈之行義如此，苟充其無恥之心，則姦邪趨利，何所不爲。尙安足以輔佐人主，參斷國論，委之以綱轄，寘之於廟堂乎？又聞御史中丞孫覺，乃宗愈之故舊，見其改節，今已彈奏。監察御史趙挺之、楊康國，皆宗愈之所薦，二人者，雖顧惜小節，未見明言其罪，而風聞各有章疏，申救王覲。臣竊謂是非之理，固不兩立。苟知此之爲直，則曲之在彼，不辨而自見。今上則朝廷士大夫之論，莫不鄙惡宗愈，下至閭閻一介之賤，苟或詢之，無有心悅而誠服者。蓋天下之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以此卜之，可知公論之不爽矣。伏望陛下考合僉言，明辨邪正，罷免宗愈，斷之不疑，實天下之幸。

第四

右臣昨自四月後來，三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污下，毀滅廉恥，貪得患失，背公徇私，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參預國論。欲乞出自聖斷，特行罷免。今已兩月，未蒙指揮。臣風聞宗愈任御史中丞，稅周氏之第以居，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三班奉職周知哲，累次

令人乞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遂於三月一日經官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爲依公施行。而遽寢其事。中外傳播。實駭耳目。臣聞中丞之任。紀綱所繫。檢察非違。糾正百辟。官之雄峻。莫與爲比。宗愈旣長憲臺。不能正身以率下。而恃權貪利。罔顧義理。儻人之居。不給其直行。已無恥辱國已甚。況宗愈更踐華要。月俸至優。近常奉使大遼。又經押賜親王禮物。所獲甚厚。加之鄉里有高貨之名。固非不足於財。乃敢挾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此而可舍。國法廢矣。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法司推究。明正典刑。其開封官吏。挾情違法之罪。亦乞特賜指揮施行。

第五

右臣近聞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日稅周氏之第以居。自去年七月後來。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屢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以致周知哲經官論訟。臣竊謂中丞之任。紀綱所繫。今宗愈恃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遂具論奏。乞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所司推究。其開封官吏。受知哲之訴。而畏避權勢。不治其事。挾情違法之罪。亦乞施行。今已累日。未聞指揮。臣蒙陛下。拔於稠人之中。而付以耳目之任。夙夕思念。未能上報聖恩之萬一。而輔弼之間。乃有貪濁暴戾。毀滅廉恥之人。黷犯朝綱。玷辱國體。臣雖愚陋。實深恥之。所以不避忤旨之誅。而累煩天聽也。且宗愈起於冗散。不三年而至執政。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厚矣。然自爲中司。風節掃地。貪得患失。

背公向私。朋邪罔上。中外側目。今又僦人之居。不給其直。乃致三班使臣。投牒起遣。操行汚下。爲人鄙厭。一至於此。陛下雖務包容。未加按治。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臣忝列諫垣。苟不能以公議上達聖聰。則雖萬死。猶不足以塞責。深慮同列大臣。惡傷其類。巧爲邪說。陰欲援救。則長姦養惡。異日將有滋蔓難圖之悔。伏望陛下。斷自宸衷。早出臣章。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第六

右臣伏自四月後來。累會論奏。胡宗愈罪惡之狀。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乞行罷免。前月中又聞宗愈爲御史中丞。日稅人之居。不給其直。以致三班使臣。經官論訴。乞令起遣。而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爲依公施行。臣兩嘗奏請。乞治其罪。尋御史臺亦以彈劾。逮今多日。未蒙指揮。中間伏遇荆王。奄忽薨謝。仰慮聖慈。方深哀念。是以不敢繼進章疏。重煩天聽。徬徨跼蹐。今復半月。竊惟陛下。聖明之性。洞照物理。必能抑割無益之悲。上爲宗社長久之計。臣是敢再申前論。以冀開允。惟陛下察焉。臣聞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之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泰也。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爲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多。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終莫

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闥。政事之柄方在大臣。所宜慎擇天下之賢。以重天下之勢。而忽聞誤恩。擢用宗愈。除目初傳。中外駭異。議者以謂陛下臨御之初。首能用司馬光於閑退之中。而授以柄任。天下欣然。咸若更生者。以其合四海之素望也。今宗愈自爲侍從。旋長憲臺。不能進賢退姦。與利除害。而怙勢作威。貪黷徇私。公犯義分。毀滅廉恥。固當竄黜。以儆官邪。而遽此升遷。使備丞轄。忠臣義士無不失望。臣所以屢冒嚴誅。力陳公議。而章皆留中。累月不下。邪正並立。枉直兩存。雖陛下務全大體。欲保初終。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臣恐未能至於盡善也。故事執政被劾。例須居家待罪。今御史臺以宗愈不償房緡。公事方申三省。而宗愈氣象軒輊。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人言。近世大臣貪冒無恥。未見如此之甚者。臣聞閭閻鄙夫。臺省老吏。見其舉措。猶能竊笑。況天下有識之士哉。臣恐姦邪得志。忠賢解體。隳紊綱紀。汚辱朝廷。累陛下知人之明。犯大雅鮮終之戒。臣愚暗不勝憤懣。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早以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第七

右臣伏見御史臺彈奏尙書右丞胡宗愈。任中丞日。不償房緡。及開封官吏受周知哲之訴。而挾情違法。不治其事。臣亦嘗與左司諫韓川。累具論列。乞正其罪。而章皆留中。未蒙付外。中間御史臺又申三省。催促前奏。比聞已得指揮。更不施行。臣竊謂陛下優容執政。務全大體。則可矣。要之以天下公議。而爲朝廷之遠慮。則非也。臣職在諫列。義難緘默。輒冒誅譴。再伸前論。惟陛下察焉。臣聞御史之任。紀綱所繫。而中

丞者。又爲肅政之長。固宜正身率下。以厲風俗。而宗愈貪冒不法。以至興訟。姦邪之人。方爲之游說曰。此非大惡。何足以罷執政。是乃朋黨之論。不可不察也。今上自公卿。下至匹夫。粗能以廉節自好者。豈肯稅人之居。不給其直。況宗愈身備從官。職任憲長。而貪鄙之行。過於閭巷之小人。玷辱國體。無大於此。錢總之在開封。常以不畏強禦爲己任。及周知哲陳訴。則抑而不行。苟非憚宗愈之權勢。忽知哲之柔弱。豈容滅裂如此之甚。臣竊謂以常人觀之。則未至大惡。以禮義廉恥而責大臣。則宗愈之貪濁。錢總之徇私。何可逃於吏議。臣旣在言路。目覩大臣之不法。而不加彈劾。則是曠職。以負陛下。今宗愈所犯事狀明著。臺諫交章。置而不問。若臣等所言。出於誣摺。則宜竄黜。以明宗愈之無罪。苟臣等所論。旣有實迹。朝廷安可曲爲容貸。以沮天下之公議乎。國家設置御史六察。本以彈劾有罪。今御史舉職事。而不得行。臣等各論列。而不蒙聽。如此。則諫官御史。遂可廢矣。諫官御史廢。則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臣固知論斥大臣。非全身保祿之計。然自念孤遠小官。蒙陛下不次擢用。每思自竭。圖報萬分。豈謂廟堂之間。乃有如宗愈者。其姦佞無恥。朋邪罔上。臣前後章疏言之已詳。非特此不廉之一節而已也。況宗愈竊位以來。涉歷半歲。第聞昏繆。無所建明。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重朝廷之勢。今則邪正並立。枉直兩存。臣恐忠良解體。天下失望。惟陛下留神省察。爲宗社之大計。罷免宗愈。按劾開封官吏。使法之所行。自貴者始。豈惟臣區區之望。實天下之幸也。

右臣伏自四月初。胡宗愈除尙書右丞。臣尋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之日。陛下詢問近日差除如何。臣與韓川同共奏陳。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是胡宗愈。公論以爲不當。臣又條陳宗愈前後罪狀。固已詳悉。蒙陛下宣諭。令且試其所爲。臣尋復奏。以謂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愈頃在先朝。實有可取。但自爲中丞以後。風譽頓減。一向姦佞。以希大用。忽聞除日。衆皆驚愕。蓋執政之官。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若謀謨獻替。動皆中理。固爲盡善。有一差失。天下將有受其弊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陛下雖以臣言爲然。然重廢已行之命。未賜俞允。自後臣等。累進章疏。皆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進退。大臣務全禮體。而宗愈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言沸騰。不可弭塞。皆謂德性傾邪。爲行險薄。利口足以飾詐。無恥足以爲惡。臣請略舉其近事之顯著者。而極論之。惟陛下留神而詳覽焉。臣聞御史之職。號爲雄峻。上自宰相。下及百僚。苟有非違。皆得糾劾。是以祖宗之制。凡見任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爲臺官。蓋欲其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且被舉之人。猶不得任以御史。況於姻戚。而可爲之乎。臣聞宗愈之姪女。適呂公著之親孫。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祈引避。而宗愈苟悅權勢。而無一語自陳。罔上貪榮。墮廢祖宗之法。其事一也。宗愈向緣蔡確。引用爲都司郎官。曾未席煖。驟遷要近。確與章惇。後以罪黜。今春遽用常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疏其巨惡。遂得追寢。而宗愈備位憲長。了無一言。陰結姦豪。僥倖異日。操心不忠。阿私下比。其事二也。宗愈旣備從官。未嘗進賢以報國。而首薦其妻族丁隲。乞充臺省之選。臣在

諫垣與隲相接。觀其議論庸淺。無可稱者。而宗愈匿其私親。輒形公薦。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祿。而自爲恩惠。挾詐欺君。無所畏憚。其事三也。宗愈嘗薦布衣方垆。可應制科。臣聞垆素無士行。而進卷文理荒疎。最爲亡狀。宗愈權翰林學士日。適當詳定。曲欲成就。不復避嫌。妄以垆文置在第二。中書舍人劉攽等不敢異論。但聞退有後言。輕忽同僚。徇私自任。其事四也。李愼由乃文彥博之孫。壻方干權貴。欲求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爲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偶以礙格報罷。自來本臺辟舉。未有敢私執政之親者。而宗愈意在附會。墮紊臺綱。其事五也。陛下踐阼之初。太皇太后陛下同聽朝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傾覆漢室之事。以爲問目。議者莫不罪軾。非所宜言。臺諫官亦嘗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又止同列。使勿上疏。背公死黨。其事六也。宗愈稅周知哲之第。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遂至本主經官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高貴。固非不足於財。而稅人之居。不給其直。其挾勢貪黷。不脩廉節。其事七也。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充役。貧下之家。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量緩急。閑劇色役。一例雇募遊手充代。其論議乖繆。最害役法。而蘇轍頗主其言。亟爲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尙書李常曾不講究。遽欲行下。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爲押檢。議旣不合。事遂中輟。縉紳之間。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雇募衙前之議。遂詆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參詳立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舍己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阿黨。不顧義理。其事八也。臣伏觀治平以前。執政子弟。未嘗敢授在京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止是數處。

閑慢監當局務。惟自近歲以來。大臣營私害公。子弟親戚。布滿要津。與孤寒之士。馳騖爭進。而宗愈久爲執法。既不能糾劾開陳。及蒙大用。首擢其弟宗炎。爲開封推官。貪權赴勢。不卹人言。其事九也。宗愈姊妹三人。並適富民。皆以媼歸。宗愈數令析夫之產。旣而誘說厥妹。陰取貲貨。遂作己戶。廣置田業。欺誑孤幼。終不償還。因致高貲。雄視閭里。殖利無親。其事十也。仁宗朝。宰相富弼。方正謹厚。能守法度。而御史中丞韓絳。言弼與張茂實。皆有異誣。韓琦當國。兩膺顧命。忠義亮直。聞於天下。而王陶奏其跋扈。士無賢愚。皆知決無是事。而二人者。不復自辨。卽日歸第。抗章待罪。蓋事之虛實。自有公議。而大臣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不償房緡。事爲御史臺所劾。皆有實迹。而意氣軒鶩。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國法。近世公卿大臣。毀滅廉恥。不知禮義。無甚於此。其事十一也。熙甯中方變法令。宗愈時爲諫官。不能別白是非。開悟明主。而觀望迎合。多持兩可之論。神宗皇帝。深照其姦。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裨補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爲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外任差遣。臣竊謂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詔辭盡其情狀。乃今觀之。無不切中。其事十二也。臣之所陳。皆可覆驗。伏乞陛下。出臣此章。宣示百官。若宗愈委無如此罪惡。則臣之所奏。是爲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齧舌。不敢有辭。若宗愈所爲。如臣之論。則是姦邪朋黨。貪鄙庸淺。豈可塵污廊廟。與聞機政。臣竊計陛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人言其姦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乎。夫小人之事君。豈肯自謂姦邪者哉。言必假公忠。行必託廉潔。多爲可信。以惑人主之聰明。及其歲月滋深。權勢在己。上下膠固。羽翼已成。於是肆志窮姦。靡所

不至。方此之時。雖欲除之。亦無及矣。唐德宗嘗曰。衆人皆知盧杞姦邪。朕何不知。李勉對曰。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今之宗愈。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爲難。方堯之時。四凶與衆賢雜處於朝。而終無累於堯之明者。蓋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遺。見其罪。則去之不敢庇。進退用舍。一本於至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爲不可及也。願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爲法。以德宗之信盧杞爲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罷免宗愈。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言雖拙直。義在愛君。惟陛下恕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睿斷。不勝幸甚。

第九

右臣今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進呈劄子畢。遂論胡宗愈事。伏蒙宣諭。以謂進退大臣。須存體貌。有以見陛下優禮輔弼。慎重舉錯之意。臣雖愚暗。豈不體悉。然宗愈匿宰相之姻嫌。盜中司之要任。蒙蔽人主之聽。墮廢祖宗之法。陰結惇確之姦。僥倖異日。顯主軾轍之黨。公肆詆譏。未嘗振舉紀綱。但聞多所朋附。是以期月之內。致位丞弼。公議駭愕。罪狀日著。豈可塵汚廊廟。與聞機政。臣忝在諫列。目覩巨惡。安敢自曠職事。泯默不言。臣聞賈誼之論。以謂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又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朝廷之進用宗愈。臣等即時論列。前後臺諫章疏。不可勝計。陛下一切抑而不出。優容於此。已踰半年。則陛下之所以待遇大臣。可謂隆厚矣。宗愈明知諫官之交章。日覩臺文之糾勅。

而偃然居位如不聞知。則宗愈可謂不以節行報上。而頑頓無恥之甚者也。將何以副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哉。臣已於十三日奏疏。極言宗愈之罪狀。望聖慈以天下公議爲念。早出臣章。付外施行。

第十

右臣近嘗奏論胡宗愈。係呂公著之姻家。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匡宰相之私親。廢祖宗之舊制。并其餘背公徇私。毀滅廉恥。共十二事。皆有實狀。可以按覆。竊惟奏章已塵聖覽。夙夕延頸。以俟嚴誅。逮今半月。不聞威命。則是陛下既恕之矣。臣論斥執政之辜。雖已蒙釋。而宗愈欺君敗法之罪。尙未公行。枉直兩存。邪正莫辨。臣雖愚陋。豈敢苟避忤旨之譴。而不以天下之情。達於陛下乎。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爲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臣伏見陛下卽政之初。首召司馬光於閑退之中。授以柄任。天下臣民。識與不識。莫不鼓舞。以慶朝廷之得人。及宗愈初除尙書右丞。惟其朋黨之外。無一人以爲可者。臣與韓川。於四月初八日。延和殿首論其姦邪亡狀。不足以辱輔弼之任。其後孫覺爲御史中丞。與諫議大夫王覲。繼言其事。侍御史盛陶。亦累彈奏。而監察御史楊康國。趙挺之。皆宗愈薦舉之人。猶不免一言其罪。陛下以此觀之。亦可知公議之所惡矣。今人言雖多。而未聞朝廷施行者。豈陛下以謂旣用宗愈。難以遽罷。是以排言者之論。而決欲主之乎。若然者。陛下瞻待輔臣。始終之意。則美矣。以聖人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論之。臣恐未

能盡善也。宗愈罪惡。臣前疏言之已詳。此不復論。而臣竊有惓惓之誠。以告陛下。自四月後來。臺諫官之言宗愈者。章累數十。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近日孫覺以病免。楊康國以執政瓜葛之戚。移開封府推官盛陶又乞李常避親。而韓川累求去職。趙挺之亦以親老。兩乞外補。蓋覺等見陛下力主宗愈。不敢極言。是以紛紛引避。務爲自全之計。臣起於小官。誤蒙擢任。非不知隨時附會。與衆浮沉。苟祿容身。足以無病。何獨自苦。力詆大姦。上瀆聖聰。下犯邪黨。蓋臣內顧譴薄。了無他長。報國之心。惟知直道。爲臣私計則拙。爲朝廷遠慮則忠。仰冀睿明。洞鑒誠懇。所有臣今月十三日言胡宗愈疏。伏乞早賜指揮。付外施行。

第十一

右臣昨於十月十三日上殿。奏陳胡宗愈。暱宰相之私親。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聰。墮廢祖宗之法。加以徇私立黨。毀滅廉恥。誠不足以副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自後繼進三疏。極言其罪。至今未蒙施行。臣雖至愚。不能窺測聖蘊。然竊嘗深慮陛下所以力遏衆論。未賜施行者。豈非謂宗愈進用。方踰半歲。今若遽罷。恐人譏議。以謂自信不篤。用人不終者乎。若清衷所存。萬一如此。臣竊以爲過矣。祖宗以來。登用大臣。何嘗不考合僉言。採察人望。苟衆心未服。公議不與。寧使詔令有反汗之嫌。不容小人乘君子之器。著之信史。可以稽考。至如神宗皇帝時。尙書左丞蒲宗孟。止坐公字擅有脩完。爲御史中丞黃履所劾。亟令罷免。王安禮以閨門私故。爲侍御史張汝賢彈奏。尋亦去位。陛下踐阼之後。優禮輔弼。去年李清臣以不甚治事。爲御史中丞傅堯俞等一言。亦使外補。豈若宗愈。上則欺君亂法。下則背公成朋。不

恥不廉。無禮無義。置之廊廟。實累聖明。臣聞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甘言美辭。足以惑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望陛下。曲回天聽。詳覽罪言。進有德以尊朝廷。黜有罪以服天下。早以臣等言宗愈事章疏。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第十二

右臣昨於十月十三日。曾具奏陳胡宗愈罪狀十二事。自後復進三疏。委曲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之所言。非敢摺撫。皆有實狀。可以按覆。凡在廷之臣。有一於此。已可斥逐。而宗愈積累巨惡。至於十數。言者交攻。半年不止。偃然居位。略無畏心。陵蔑風憲。毀棄廉恥。豈不負朝廷體貌之意。累二聖知人之明。臣伏見宗愈之除中丞。在呂公著秉政之日。雖是姻戚。隱而不言。外託用才之名。中爲立黨之實。使宗愈貪權懷惠。不復糾繆繆愆。以此營私。何所不可。蒙蔽人主之聽。墮廢祖宗之法。人臣之罪。莫大於此。今公卿士民。盡知二人之罔欺。而臺諫官多出公著之門。終無一語。敢及此事。陛下試取衆人言宗愈之疏。一一省閱。則知臣今日所奏。爲不安矣。公道陵替。昔賢所憂。豈謂聖朝。目覩斯弊。歲月浸久。恐非國家之福。此臣所以夙夜憤懣。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伏望陛下。審察衆情。詳觀事理。若原心定罪。則公著宗愈。均是欺君。宜正典刑。以示中外。或聖意未欲以一眚遽廢老臣。卽宗愈他罪尙多。伏乞特行罷免。以慰天下。

忠臣義士之望

盡言集卷四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第十三

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二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夙夜思念。不遑寧處。竊謂祖宗以來。臺諫官之論執政者多矣。若果中其罪。則大臣無不罷免。或所言失實。則臺諫官亦須降黜。蓋進退之義。不可不正是非之理。不可不明。未有君子小人。并容於朝廷者也。宗愈以姦邪之才。據綱紀之任。欺君亂法。背公成朋。肆行貪婪。毀棄廉恥。臣等前後章奏。至於數十。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邪正並立。枉直兩存。上違累聖之舊章。下失萬邦之屬望。臣於此際。何以爲心。見惡不擊。則非忠。畏禍中輟。則非義。使邪黨漸登於要路。大姦久處於廟堂。寢生厲階。禍及天下。臣恐異時之公議。追咎今日之言官。雖伏重誅。豈能塞責。臣所以不避煩瀆之罪。屢陳迫切之言。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宗愈之罪惡。既皆得實。卽乞早行罷免。以慰中外之望。若臣之所奏。稍涉誣罔。亦乞重行降黜。以爲妄言之戒。惟冀早施睿斷。明示天下。不勝幸甚。

第十四

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三次。論列胡宗愈罪惡。乞行罷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惟自昔臺諫官。彈擊執政。未見是非不決。如此之久。伏尋故事。蓋嘗有留百官班廷諍。及闔門待罪。自求貶降之例。臣所以包羞忍

恥涉歷九月而不敢輕爲去就者。誠欲廣陛下納諫之盛德。致賤臣愛君之孤忠。與其速去以潔身。不若盡言而報國。是以剖析義理。援引古今。凡可以上助聰明之萬一者。臣皆披瀝肝膽。而盡言之矣。陛下雖未加臣狂瞽之誅。而公議已及。臣失職之罪。循省微陋。實不足以勝天下之責。恭惟祖宗以來。體貌輔弼。雖用舍之道。主於至公。而登拜罷免。亦有時會。今興龍之後。正當進退大臣之機。伏望特奮剛斷。早去宗愈。使中外知陛下聖德之日新。而朝廷君子之道長。非臣一人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失今不圖。養虎遺患。則臣所謂留班廷諍。闔門待罪之下策。將不得已而爲之矣。惟冀聖慈。審察公議。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

第十五

右臣伏自四月已後。凡十四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竊謂二聖臨御以來。勵精求治。遵守法度。曾無過舉。諍臣之職。足以優爲。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天下國家治亂之本。要在分別真僞。判白忠邪。使上心明辨而無疑。則羣小不攻而自破。今之急務。獨此爲先。臣伏見宗愈。以姦回之資。挾宰相之親。援君亂法。盜取名器。更相朋比。無復畏憚。中外之論。皆謂宗愈之進。非陛下之本意。爲大臣之所誤。臣是以採摭衆議。稽參實迹。歷指宗愈之罪。凡十二事。皆有按據。昭如日星。雖陛下意在兼容。未加考驗。而微臣官有言責。豈敢違寧。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臣之所言。稍涉誣罔。則乞重行降黜。以戒虛妄。若察宗愈罪惡。如臣所奏。乞速賜罷免。以警姦慝。臣及宗愈。義難兩立。惟冀早行睿斷。以決是非。使

諫官職業不自臣廢豈勝幸甚

第十六

右臣伏爲累曾奏疏論列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開廣言路天下之情幽遠必達願臣愚陋獲塵諫列實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豈不貪戀聖德願效萬一然而數月之間止以宗愈一事章十五上未蒙聽納夙夕憂懼若在塗炭豈臣精誠不至無以感動天心論議不切莫能開悟聖意何所言之久不效也自昔臺諫官論列執政未嘗有兩全之理今朝廷未加臣以妄言之誅則是陛下粗以臣言爲信而乃依違累月未覩施行縉紳之間不知諫疏之留中往往指目譏誚臣等以謂容身懼禍墮廢職事遂使小人久汚廊廟公議若此安可不畏臣聞天下之理惟是與非爲人君者固當正心誠意以審其是而已願陛下博考僉言詳爲遠慮以臣所言宗愈十二事反覆紬繹若非誣罔卽乞罷宗愈以從人望進有德以尊朝廷或宸衷以爲不然亦乞出臣章疏明正其罪使臣上不負陛下之拔擢下不失諫官之職業惓惓之忠罄盡於此

第十七

右臣自四月後來凡十六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臣迫於公議不敢中輟頻煩天聽宜被譴逐陛下曲示兼容未加竄斥臣若知難而止不復盡言則上以結執政之驩下以圖一身之利何獨自苦力犯大姦臣雖甚愚竊亦有說輒傾丹懇再冒聖聰仰冀睿慈留神聽納臣聞聖人之治

天下有禮義廉恥之教。有刑罰誅殛之威。禮義廉恥。所以待天下之君子。刑罰誅殛。所以待天下之小人。非聖人有厚薄之私。蓋禮義廉恥。由賢者出。則不得以治小人者待之也。伏惟陛下。恭己於巖廊之上。而賦政於萬里之外。所以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者。執政數人而已。若得當世之賢者而任之。則朝廷尊嚴。四方率服。苟非其人。則堂陛陵夷。取輕中外。不可不慎也。今宗愈匿宰相之親嫌。盜中司之要任。欺罔八主之聽。墮廢祖宗之法。立朝有朋黨之實行。己多貪濁之惡。自叨大任。臺諫官前後論列。不知其數。而宗愈偃然自若。殊無愧心。禮義廉恥。固已掃地。陛下猶以待君子之道待之。而望宗愈之自引。以全體貌。臣竊以爲過矣。管仲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古之善觀人國者。惟以此道。而逆知其盛衰。今宗愈犯義如此。豈能爲陛下設張四維。以致天下之治乎。臣聞十人之聚。議無不公。蓋以其好惡是非。難蔽於一偏之說。而衆心所服者。惟理而已。臣向者嘗言宗愈十二事。皆縉紳士大夫之公言。明有按據。非特十人之聚也。陛下一切留中。不加考質。則天下知公議將無所伸。小人之姦謀。益有所恃。臣獨憂之。陛下勿謂人言宗愈之姦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遂以宗愈爲可用也。唐李勉嘗對德宗曰。天下皆知盧杞之姦邪。而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蓋大姦之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順非而澤。陽爲可信。葵惑世主之聰明。故能盜竊名位。終亂天下也。若及其未用之前。見其可疑之迹。則不得謂之姦邪矣。惟陛下虛心澄慮。詳繹庶言。以臣章疏。付之有司。特令推究。如稍涉虛誕。臣甘受罔上之戮。或皆有實狀。即乞早罷宗愈。以慰天下之望。臣無任跼蹐俟命之至。

第十八

右臣伏自去年四月後來。凡十七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施行。臣聞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爲是。衆之所惡。復以爲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見其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爲戒乎。臣竊惟宗愈。欺君亂法。毀滅廉恥。其罪惡顯著。爲中外共知者。十有二事。臣固已極言之矣。後相自繼奏章。申執前論。惓惓之懇。必已盡關聖覽。若臣言爲妄。則是熒惑天聽。誣陷大臣。宜正典刑。以戒天下。若宗愈之罪。如臣所奏。則是陛下知其惡矣。知惡而不去。此古人之所戒也。臣官有言責。實畏公議。苟不能排斥姦慝。振舉紀綱。使羣小寢盛。壞亂政事。則臣雖受異日之戮。亦無補國家之患。惟陛下辨之以早。斷之以獨。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不勝願望。

第十九

右臣伏自去年以後。凡十八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覩施行。夙夕慚悻。如負芒刺。臣自領職。以迄於今。知無不言。每蒙聽納。獨是宗愈。累章未出。竊惟聖慮。所以兼容。必謂日月已深。艱於追

襮是以特屈公議使之兩全萬一如此臣竊以爲過矣臣嘗觀仁宗皇帝用陳升之爲樞密副使是時呂
 誨方在言路指其私行極力彈劾仁宗皇帝初亦難之而誨論奏不已章至於十八上涉歷數月卒罷升
 之而後已宗愈自始進用不協物望與升之無異臣言宗愈之疏其煩多與誨略同而宗愈冒昧居位又
 與升之時月不甚相遠豈仁宗能受盡言於昔而陛下不能聽之於今呂誨能逐姦人於前而臣不能去
 之於後以微臣之譴薄猶見賢而思齊如陛下之聖明豈知惡而不去若謂進退執政必有迹狀則臣按
 宗愈不無顯罪初除御史中丞與見任宰相明是姻家隱而不言盜取要任當時幸人之不知而知者亦
 不以告陛下欺君亂法孰甚於此以至身任風憲不脩廉節負所居房縉不肯償還遂致開封爭訟御史
 彈糾朝廷一切置而不問玷辱國體墮廢臺綱宗愈坐此二罪自合明行貶黜而況其餘姦慝事狀尙多
 陛下何故優容如此之久臣又嘗考尋呂誨所論陳升之章疏不過以謂揚歷甚淺聞望素輕尹京無狀
 遽叨大用疑其陰有趨附由徑而進及升之妻而中表疏遠之妹嫁於中官嘗與往還不避嫌疑若此之
 類止於數事蓋未有姦邪貪猥如今日宗愈之甚者也臣忝備耳目之寄而使陛下股肱心膂之任容有
 此人叨據經年不能排斥尙何面顏出入朝廷而以諫官自名乎臣若未至竄逐終不敢緘默以負陛下
 拔擢之意伏望聖慈早出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第二十

右臣輒瀝血誠仰瀆天聽事出迫切無復文飾惟冀聖慈留意省覽臣自去年四月初八日延和殿與左

司諫韓川同奏胡宗愈姦邪朋黨不堪大任。自後十九次上疏條陳罪狀。而五月中臺臣亦有彈劾。遷延至此未蒙施行。向者孫覺楊康國相繼辭職而去。獨臣與川始終論列未嘗敢置。自十一月後川見陛下未賜聽納。堅乞外補。臣本欲歲前上殿。更以公論開陳。而川別有除命。不復供職。臣以左右省並無諫官。拘礙文法不敢獨員乞對。同時言事之人去之殆盡。臣若更顧身計。不爲陛下極辨邪正。則臺諫之風日益衰替。姦慝之勢日益盛強。實於聖朝所損不細。此臣所以憤懣感發而不能自己也。臣歷觀祖宗以來言者彈擊執政。未嘗有是非不決。枉直兩存之理。今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迫於衆議。得嘗以宗愈爲言。而依違觀望。不敢深論。臣竊料其意。不過以謂陛下若逐宗愈。則常輩將欺罔縉紳曰。朝廷用我之言已罷執政矣。若臣所論大過。忤旨獲譴。則常輩初無切直之言。又可免責。進退無患。足以竊位。陛下用此等人。持綱紀耳目之任。亦何補於聖德乎。臣非特患宗愈之污廟堂。又憂常等之壞風憲也。臣伏覩陛下卽政之初。首開言路。擢用忠良。使在臺諫。如劉摯王巖叟等論蔡確章惇之罪。則陛下爲之罷確宰相。罷惇知樞密院。又論張璪姦邪。則璪罷中書侍郎。孫覺等論韓縝不協人望。陛下用縝爲右僕射。纔方數月。遽令外補。傅克俞等論李清臣無狀。則清臣罷尙書左丞。自是四海之內莫不歌頌厭服。以謂陛下用人納諫。有祖宗之風。故三數年間公議得行。大臣知畏。姦人斂迹。君子道長。豈非用此道歟。今宗愈自進用以來。惟其朋黨之外無一人以爲可者。其懷姦爲利。與璪輩何遠。其昏謬無補。則又甚於縝與清臣。豈陛下前日去數人之易。而今日去一宗愈爲難哉。臣讀魏鄭公之諫唐太宗曰。正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

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諍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聽受。終有難色。臣竊謂太宗之烈。足以比迹湯武。庶幾成康。然責之以備。則有愧於三代之隆者。特在於不能慎終如始而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願陛下以詩易之言爲法。以唐太宗之事爲戒。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臣之狂愚。逆陛下之心多矣。惟求諸道。則或有萬一之補。伏望陛下。以宗廟社稷爲計。早罷宗愈。斷之不疑。更擇忠厚端正之人。置於言路。以代常等。庶幾協力。上裨聖治。天下幸甚。

貼黃

臣叨被上恩。不次擢用。未能報塞萬一。豈敢輕爲去就。然自來論列執政。是非固難並立。臣之悃愾。盡於此章。若聖意確然不回。則是臣言無補。須至援引故事。自求貶黜。況宗愈顧惜名位。不知廉恥。儻陛下務爲優容。俟其自請。以理度之。必無是事。又慮聖慈不欲出臣之奏。恐傷體貌。臣已一面申三省。乞奏請前後章疏。付外施行去訖。伏乞早賜睿斷。去邪勿疑。以慰天下之望。

申三省狀

右某自去年四月後來。凡二十次。具狀論奏胡宗愈。除尙書右丞。不協公議。及以欺君冒進。姦邪貪猥之罪。十二事。條列以聞。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竊慮上件章疏。不曾降出。伏乞特賜奏請。付外施行。

第二十一

右臣伏爲前後二十次論奏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而聖德寬厚。務全體貌。章皆留中。未蒙施行。宗愈幸
累疏之不出。盜據丞轄。包羞期年。辱國已甚。臣忝居言路。職在繩糾。遂舉彈文之大略。以申三省。宗愈並
不避位。視事自如。中外指目。近世輔弼。毀滅廉恥。未見如此之極也。臣竊伏思念。輿情之所以共惡者。不
過責其無恥之一節。而臣之所以深疾者。特誅宗愈之意爾。臣聞國家設諫官御史之職。本欲肅正綱紀。
防察姦邪。故風采所擊。貴賤震恐。非一二小臣。敢作威福。蓋朝廷上下之體。待此而後嚴也。今宗愈既知
臺諫之彈劾。而力戰公議。若無所睹。惟其以言者爲不足卹。是乃陵蔑陛下之風憲。爲大臣而有輕視人
主之心。陛下縱欲赦之。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使宗愈實無他罪。止此一事。猶在譴訶之域。而況欺君
亂法。姦邪貪狠。罪狀顯著。至於數十。尙安足以預廟堂之論。處具瞻之地乎。伏望聖慈。深加省察。以臣前
後章疏。付之有司。公行推究。若宗愈之罪。如臣所言。卽乞特賜睿斷。早令罷黜。若臣所論無實。亦乞重行
竄逐。庶分邪正。以服天下。

盡言集卷五

論章惇強買朱迎等田產事

右臣伏見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徐宗、唐遂、諸育四人，經戶部陳狀，各稱有田產。元係抵當市易官錢，後來連值災傷，不能如期結絕，所納息罰已過官本，其餘逋欠，自合依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朝旨，特與除放。今來州縣官司，不惟廢格詔令，不爲施行，而又章惇作男名目，將朱迎等不願出賣田產，逼脅逐人，須令供下願賣文狀，並從賤價強買入己。雖有不卽承伏之人，縣官畏惇之勢，往往誣以他罪，屢加刑責，必使如意而後止。異日迎等遍詣本州，及轉運提刑司，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雖一偏之辭，未足盡信，而民負抑屈，無所申告，不遠數千里，赴懇省部，流離顛頓，恐不徒然。按惇以大姦之才，抱死黨之志，方陛下踐阼之始，布平易近民之政，惇備位大臣，不能輔成上德，而包蓄詭計，動爲異論，陽示強鯁，陰助奸慝，以至悖慢帷幄之前，殊無臣子之禮。陛下以天地之量，赦而不誅，止罷執政，出之藩鎮，謂宜追省前過，痛自懲艾，而長惡不悛，陵蔑國法，劫持州縣，強市民產，前後大臣，肆行姦惡，未見如此之甚者。臣竊謂惇閑居里閭，不與政事，而氣餒凶暴，官司莫之敢忤，寧屈陛下之法，不敢違惇之命，使惇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伏望陛下詳此事理，留意遠民，特降指揮，下戶部取朱迎等四狀，選差臺官置獄推劾，若惇果有上件罪狀，卽乞特行竄殛，以戒亂政跋扈之臣。其州縣及監司，承望風旨，殘害平民，亦乞

重行追奪。以懲奉法不謹之吏。庶存公道。以召和氣。

第二

右臣近嘗彈奏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及州縣監司承望風指。不敢違忤。雖朱迎等次第陳訴。並不依公理斷。欲乞選委臺臣置獄推究。今已累日。未聞施行。按惇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謀。蘊大姦之才。而輔之殘忍。因緣王安石、呂惠卿之黨。遂得進用。而搆起邊隙。僥倖富貴。在先帝時。已坐買田不法。嘗罷執政。元豐之末。再叨大任。陛下嗣位。擢真大樞。而內懷姦謀。沮毀聖政。公肆惇慢。殊無臣禮。陛下曲示容貸。未忍加誅。出之近藩。已屈公議。繼以家難。退歸里閭。而敢憑恃凶豪。陵暴寡弱。使無辜之民流離失業。不遠數千里。求直於戶部。覽其訴牒。可爲心恻。臣竊謂崑山縣官輒違詔旨。將朱迎等。不願出賣田產。逼以威刑。須令供下願賣文狀。使惇並以賤價強買入己。則是縣官畏惇也。朱迎等詣本州及轉運提刑司陳訴。而逐處不敢受理。則是州郡及監司畏惇也。朱迎等抱負屈抑。赴愬省曹。本部明知兩浙監司皆有妨礙。雖楊傑係後來到任。而其人孱懦齷齪。苦無風力。自合申稟朝廷。選官根究。而姑欲應法。止委楊傑。則是戶部畏惇也。國家設置御史。本以糾察百僚。今自中丞以下。未聞有一言繩其亂法。則是御史臺畏惇也。臣忝備諫職。不敢緘默。輒據事狀。奏疏論列。而執政不能明正典刑。惟務姑息。不卽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士。俾之窮治。而視爲常事。止送發運司體量。則是執政畏惇也。夫州縣監司之畏惇。而廢格詔條。以害良民。則國家之憲章具在。猶可按劾。今執政大臣及御史臺。尚亦畏惇。則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願

陛下明詔輔弼。共守直道。有功必賞。有罪必罰。無使邪正雜糅。枉直混淆。好惡不明。是非莫辨。依違畏縮。徒爲自全之計。則陛下威福之柄。不至陵夷。而姦雄跋扈之臣。少知畏矣。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賜指揮施行。

第三

右臣近聞蘇州崑山縣百姓朱迎等。經戶部論訴。章惇強以賤價買民田產。遂具奏陳乞。委臺臣置院推劾。繼聞朝廷只送發運司體量。尋再具狀論列。未蒙施行。竊慮朝廷不欲輕信偏辭。遽興詔獄。然無告之民。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以情度之。不應全然虛妄。緣本路監司見朱迎等訴牒。不爲受理。卽是各有妨礙。而轉運與發運司。自來職事相干。今若委之根究。深慮顧惜人情。滅裂其事。欲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令自朝廷。選差公方正直。不畏強禦之人。前去體量。所貴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貼黃

據朱迎等狀稱。已經蘇州及轉運提刑司陳訴。並不蒙依公施行。今來若只下本州。及監司體量。必恐護短。遂非。曲爲蔽匿。淹延刑禁。虛煩行遣。欲乞朝廷詳酌。選擇官吏。置司推劾。所貴易見情狀。不失其罪。

第四

右臣近以章惇用賤價買百姓抵當田產。致朱迎等。經戶部陳訴。尋具論列。乞按行劾比。蒙朝廷下江淮

發運司。考驗虛實。竊聞本司所委體量官。止於崑山縣。取索公案看詳。遂具回奏。以謂買田之事。雖有實狀。而於條法。別無違礙。臣竊謂姦吏附會權勢。暴虐良民。必不肯於案牘之間。明著逼脅之迹。往往假託公道。摺撫他故。使無辜之民。不勝刑禁。然後命狡獪之吏。取責情願出賣之狀。則是外無違法之形。而內有奪民之實也。今若信其文具。而不原其本意。則遠民屈抑。終無所伸。須至辨明。以破其妄。檢准編敕節文。侍從官待制以上。不得廣置產業。與民爭利。臣前章所言者。止據朱迎等四戶爾。訪聞發運司體量。到乃有二十一戶。是舉蘇州之內。官賣田產。皆惇所有也。自來州縣。估計抵當物業。止約一半之直。蓋官司防異日失陷之弊。不盡用本價。今惇利其甚賤。公違條制。劫持州縣。侵害細民。爭利之罪。孰大於此。臣又檢准律文。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者。徒二年。子孫不坐。臣謂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投狀承買。使惇初不預聞。則援宜得罪。將惇自爲之。則咎將誰執。況朱迎等狀內。陳其矯妄之事。條目甚多。此四人者。粗有裹糧。故不遠數千里。求直於省部。其餘貧病之徒。不能自給。斂手去業。遂至流亡。陛下可不念之乎。臣聞西漢。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殺此生。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宏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臣竊謂惇嘗爲執政。非特郭解匹夫之比也。州縣畏惇之勢。迫逐平民。使之失職。而惇不顧國法。並以賤價易其田宅。又非郭解之不知也。今若以姦吏舞文。粗能應法。害民之實。略而不問。恐非春秋誅意不誅事之義。伏望陛下詳

聞朱迎等四狀事理特降指揮劾本縣官吏挾情不公之狀按惇矯詐亂政之罪明正典刑以戒天下其蘇州及本路監司不受朱迎等辭訴亦乞並行黜責所貴權豪知畏遠民安堵

第五

右臣伏見去年十二月內蘇州崑山縣人戶朱迎等經戶部論訴章惇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產業遂具論列乞正其罪自後蒙朝廷委發運司考驗虛實今年正月間本司體量奏到事狀雖依違滅裂不盡本情然其大概已見朱迎等所訴不至誣罔如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投狀承買官賣田產共二十一戶皆有按據最爲要切臣以謂章援不告其父私成交易則當得別籍異財之罪若惇假託名目則自有降等之法兼諸育狀內亦指定下狀之日援方在京就試則惇之矯詐又甚明白遂以合用敕律奏聞必謂便可議罪今已累月未蒙施行上下畏惇一至於此按惇閑居里閭不與政事而氣燄凶暴官司嚴憚寧屈陛下之法不敢逆惇之意使惇有權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弊將如何哉今體量到事迹既皆有實無可疑緩而故爲留滯臣恐有與惇陰爲地者更相搜摘細故會問往復則明堂赦恩必遂原免然則大姦何幸而平民何不幸也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明敕三省早令結斷其州縣監司不受朱迎等訴狀亦乞特行降黜所貴亂政跋扈之臣屈法阿私之吏知有典刑易爲制御遠民屈抑有所伸雪

第六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累曾劾奏章惇劫持州縣不顧國法強以賤價買百姓抵當物產遂致朱迎

等四人。不遠數千里。赴愬省部。後來蒙朝廷下發運司體量。已有實狀。而遷延半歲。未蒙施行。臣前月二十二日。延和殿再具奏列。伏蒙宣諭。便令結斷。又今踰月。未睹指揮。臣竊以惇氣。愆凶悖。陵暴寡弱。詐以男名。廣置田產。公然別籍。殊無忌憚。罪狀顯著。曾非隱伏。而尚書省曲爲留滯。以幸赦宥。甚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特降睿旨。早正典刑。庶幾亂法跋扈之臣。不至幸免。遠民屈抑。有所伸雪。取進止。

第七

與諫議大夫梁燾。左司諫吳安詩同奏。

右臣等伏見章惇在蘇州日。強以賤價買朱迎等抵當田產。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右正言劉安世累曾論列。蒙朝廷下江淮發運司體量。皆有實狀。近日竊見敕斷。罰銅十觔。臣等按惇嘗備執政。固宜奉法循理。尊君愛民。而氣燄凶暴。劫持州縣。貪利無厭。使人失職。原其不畏國法之意。蓋有陵蔑朝廷之心。而所責太輕。未厭公議。況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給。自謂社稷之臣。天下之人指爲四凶。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正典刑。異日卻欲竄逐。深恐無名。伏望聖慈。特賜詳察。明降指揮。候惇服闋。特行廢置。所貴姦豪屏息。永絕後患。

第八

與諫議大夫梁燾同奏。

右臣等昨以劾奏章惇強用賤價奪民之產。朝廷體量得實。止斷贖銅十觔。罰不當罪。尋具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承買朱迎等田產。而下狀之日。惇父尙在。檢准名例律疏。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無自專之道。而有異財別籍。誠無至孝之心。名義以之俱淪。情節於茲。並弃稽之。

典禮罪惡難容。二事既不相須。違者並當十惡。推原法意。正爲惇設。爲子事父。而用意如此。不孝孰大焉。至於悖慢帷幄之前。殊無人臣之禮。交結蔡確。造播姦言。貪天之功。僥倖異日。爲臣事君。而處心如此。不忠莫甚焉。臣等按悖之罪。實人倫之所共弃。王法之所必誅。投之四荒。始能塞責。贖金輕典。衆謂失刑。伏望聖慈。深賜省察。依近日邢恕例。不候服闋。預降責命。所貴邪正明辨。奸慝知畏。取進止。

第九

與諫議大夫
梁燾同奏

右臣等。近已累具論奏。章悖罪名未正。欲乞別議竄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等伏見監司郡守以下。不受朱迎訴狀。並行責降。令丞遠法。授給田產。亦已衝替。檢准編敕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等竊謂。原心定罪。故有重輕。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干繫官吏。皆因悖以致罪。而反處徒坐。悖係首惡之人。乃止贖銅十觔。事理顛錯。亦已太甚。況下狀之日。悖父尙在。而別籍異財。事狀著明。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愚民冒犯。猶有常刑。悖爲大臣。天下所望。而虧損名教。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臣等竊謂。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匹夫。而廢於公卿。伸於庶民。而屈於貴近。此乃姑息之弊政。非清朝之所宜行也。按悖父在。而別籍。合徒三年。旣犯十惡。卽議請減贖。一切不用。未委前日所斷。援引是何律令。伏望陛下。深賜省察。出臣等此章。詰問執政。如律文別有衝改。臣等妄言。卽乞明行罔上之戮。若大臣別無異說。卽乞坐臣等章疏。以正悖罪。仍依近降聖旨。不用赦原。但能稍正典刑。庶幾不屈清議。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

第十

與諫議大夫
梁燾同奏

臣等向者數曾論奏章惇罪名未正。今已累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於元祐三年二月十四日。用其子援之名承買諸育抵當田產。至五月十六日。方丁父憂。卽是投狀之日。惇父見在。推攷事實。別籍甚明。據律定刑。罪入十惡。則議請減贖。一切不用。雖經赦宥。無得原者。庶人之愚。或有抵冒。朝廷行法。未始少私。惇位大臣。爲民所望。而絕滅義理。貪利無親。止令贖金。是亂典憲。臣等竊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古之聖賢。以爲深戒。若謂惇爲君子邪。今則犯義矣。以惇爲小人邪。今又犯刑矣。二者均不能逃聖人之誅。則朝廷何憚於惇。而廢祖宗之法。伏望陛下。出臣等此章。送刑部定奪。若律文曾經衝改。引用不當。卽乞正臣等妄言之責。如勘會惇投狀月日。係丁憂之前。委是父在別籍異財。卽乞依律斷罪。所貴法令畫一。天下信服。取進止。

第十一

右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十次論奏章惇買田不法等事。雖蒙朝廷節次施行。而惇之罪名。今猶未正。遷延周歲。竟至經恩。公論難安。須煩天聽。臣聞議者以謂從來大臣。不欲與衆庶交易。故託子弟。以立文契。臣以爲不然。祖宗之制。惟戒從官以上。不得廣營產業。與民爭利。苟非殖貨太甚。則是法所不禁。若身爲大臣。欲避好利之名。而使子弟侵刻下民。乃是陽爲應法。而陰縱貪鄙。欺君犯義。無大於此。借如或者之說。須無父兄。方可別立名目。今惇父尙在。而下狀之日。乃用其子。上虧孝敬。下失義方。庶人之愚。猶不至此。大臣之體。固若是乎。議者又謂惇已不帶職。及有旨候服闋日。與宮觀差遣。足以示懲。不必深責。臣

亦以爲不然。惇之不得職名。自是朝廷以其無禮於兩宮。黜之外補。故不用執政善去之例。後來惇以便親爲請。遂得提舉洞霄宮。方陛下聖政日新。姦邪屏息。如惇等輩。自知罪惡貫盈。必求退縮。將來終制。方且自陳。而乃以宮觀授之。正是中惇之意。恐不足以當今來所犯之典刑也。臣伏見兩浙監司及蘇州崑山縣官吏。以畏惇之威。奉法不謹。朝廷體量得實。並已斷遣。輕者贖金。重者衝替。檢准編敕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竊謂原心定罪。固有鉅細。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有司依阿廢職。誠不可恕。然皆因惇以致罪。而反處徒坐。又降聖旨。不許原赦。卽是干繫官吏。獲譴反重於惇矣。惇以前執政之勢。劫持州縣。殘害平民。貪利無親。不畏國法。既係首惡之人。乃止罰銅十觔。卽是惇所得之罪。反輕於干繫官吏矣。倒置如此。公議謂何。臣聞自責罰本路監司後來。至今訟者不已。蓋惇平日恃權暴橫。人不敢校。既知朝廷特爲伸理。是以競來赴愬。爲民之害。如此之極。何可貸也。伏望聖慈。以臣劾奏。著之責辭。或令降官。或俾分務。但能不失有罪。足以稍正國體。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取進止。

論盧秉責命不當事

右臣伏聞。累有臣僚論列。盧秉昨在兩浙。推行權鹽之法。務爲慘刻。殘虐一路。比蒙朝廷下本道根究。皆有實狀。而害民之甚者。自行法以來。其所配流。一萬二千餘人。如聞寬恩。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宮觀。中外之議。皆謂未安。伏惟聖朝愛養元元。不欲一物失所。而秉出將使指。總按一道。未聞宣布惠澤。興利除害。而專爲身謀。不顧義理。罔上以虛課。虐下以苛法。愁苦之聲。溢於道路。議者皆謂誅剝培克。與吳居

厚略同而峻刑害物。則又過之。雖降一官。尙玷侍從。恐無以戒戢姦暴。慰塞民情。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比附吳居厚例。重行黜責。以答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盧秉。昨在兩浙。專主鹽事。殘民害物。遺毒累年。迺者。朝廷體量得實。謂宜重貶。而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宮觀。竊恐無以戒戢姦暴。慰塞民情。乞依吳居厚例。特行竄黜。伏聞續有指揮。令展二年磨勘。罰不當罪。士論未平。是敢罔避再三。塵瀆天聽。按秉權賣鹽貨。峻刑虐民。無辜流死。以數萬計。老稚轉徙。號呼盈路。比屋憤怨。思食其肉。上賴累聖德澤深厚。是以人心卒無異志。昔吳居厚之在京東。培克太甚。斂怨於民。陛下踐阼之初。責授散官。遠郡安置。天下傳播。莫不欣喜。秉之刻剝。無異居厚。而猛暴殺人。實又過之。不伏重誅。已爲寬典。尙玷侍從。何以示懲。臣伏觀祖宗以來。尤以失入爲重。彼執法之吏。不明微意。誤置一人。入於深文。大則追停。小則降免。今秉奉使。故設苛法。多殺平民。非特失入一人之比也。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非所以示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重行貶竄。以慰民望。

第三

右臣近爲體量到盧秉。向在兩浙。專主鹽事。設法苛虐。流毒一方。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臣已兩具論列。未聞指揮施行。竊緣盧秉奉將使指。專爲培克。使無辜之民。流離轉死。冤號之聲。盈於道路。蓋有甚

於吳居厚者矣。且兩浙京東皆陛下之民而秉與居厚酷暴之狀相若一則貶爲散官安置遠郡一則尙列侍從提舉宮觀同罪異罰恐非至公之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比附吳居厚例重行竄黜以慰遠民之望。

第四

右臣近爲盧秉責命太輕未厭輿議臣已三具論列未蒙朝廷施行如秉苛虐酷烈之實遠民怨苦冤憤之情前奏言之已詳不復條列而臣尙有未盡之意更爲陛下陳之臣聞人君之柄莫大於賞罰而所以行之者必主於公平傳曰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蓋不能處之以至公則天下不得無疑惑之心也今秉之罪狀顯著非在重輕疑似之間考之近例又有吳居厚散官安置之比而諫官御史交章彈劾未見盡行其言朝廷何憚而不正典刑以謝東南之民乎臣之所論非苟欲奪秉寄祿官而已蓋秉之殘民害物甚於居厚而尙爲待制提舉宮觀罪鈞刑殊臣恐無以解天下之惑也伏望陛下檢會臣累奏事理削秉侍從之職以慰人望。

論謝悰賜進士出身不當事

右臣伏見朝廷近復制科祕閣所試之人皆不應格陛下方務獎進人材不欲並行黜落曲收謝悰以爲天下學士之勸而悰廷試之策往往不能奉承清問率意妄言固多疎略有司考覆既不入等陛下特賜進士出身擢爲輔郡幕職聖恩優異極踰涯分臣亦上體朝廷之意不敢別有論列而近見悰申尙書省

辭免新命狀。乃云。所有誥勅。未敢祗授。以祗爲祗。以受爲授。虛薄寡聞。一至於此。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爲嚴挺之所譏而罷。今陛下方當右文之代。初復制舉。豈容有祗授賢良乎。臣恐播傳寢廣。實累修潔博習之舉。伏望陛下。懲其淺陋。稍損誤恩。追寢悼進士出身。以塞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謝悰。荒陋寡聞。有辱賢良之舉。乞追其進士出身。以慰公議。今已累日。未覩朝廷施行。臣聞祕閣程文。已不合格。而有司特爲奏請。乞與假借。陛下收令曲錄。爲後進之勸。而廷試之策。紕繆益甚。考官范百祿。自有章疏。歷陳其尤無狀者。凡數十條。而悰申尙書省狀。又以祗爲祗。受爲授。士論喧然。無不傳笑。伏惟陛下。卽政之初。興復制舉。屈萬乘之尊。親策於廷。而悰之荒虛。字猶未識。騰播天下。豈不辱國。超循一資。已足示勸。更竊名第。實恐太優。況悰告辭。亦無賜出身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早賜施行。

盡言集卷六

爲歲旱地震星隕乞下詔罪己許中外極言闕政諸路賑濟警備賊盜等事

右臣伏見陛下卽位以來于今五載承天順地仁民愛物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元元鼓舞歌頌不暇固宜陰陽順序風雨時若諸福協應百嘉蕃昌而歲比不登和氣湮鬱饑饉流徙災害頗衆今春及夏早曠爲虐京畿西路二麥失望農民嗷嗷且有菜色雖陛下惻然軫念靡神不宗疎決繫囚降從寬典而沛然之澤終未告足又陝西河北屢聞地震大星晝隕其光燭地旬月之間巨異仍出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此皆天心之仁愛人君而先出災異譴告警懼使之兢惕修省而不至失道之敗也臣竊謂上天之體雖高而聽卑明主所應惡文而尙實與其爲祈禳之小數不若圖銷復之大方臣願陛下夙夜祇畏側身修行特下明詔以示罪己又許中外臣民極言政事之闕失專委近臣考求其當以施有政庶幾下情不至壅塞其諸路災傷州縣流民所至並委守令多方賑濟無俾捐瘠申救緣邊帥臣及捕盜官吏常切警備以戒不虞今日已前內外營造土木之役苟非要切並乞停罷分命監司按視留獄公卿輔弼同寅協恭以思天變開衆正之路塞羣枉之門誠備災之善經應變之至務也昔齊景公小國之諸侯爾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癸惑爲之退舍陛下之明聖發於誠心精意感通何求弗獲臣待罪諫

列日聞焦勞輒効愚忠庶裨萬一惟冀聖慈少賜採納不勝幸甚。

爲愆亢乞罷修城及諸土木之役

右臣近以自春涉夏旱暵爲虐地震星隕巨異仍出輒奏狂瞽之論粗陳銷復之理方陛下祇畏天戒側身修行日俟明詔採用一二今旣旬浹未覩施行惓惓之心不能自已再俛天聽幸垂省覽臣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衆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殫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人力疲勞元氣搖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謂是歲一年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謂作南門勞民興役災祥之應各以類至著之方冊皆可稽考臣伏見京師修城開壕工費重大兵夫之衆已至數千徒庸之計幾八百萬穿掘墳墓傷掩骼之仁違逆天時犯無戎之戒人困於役國傷於財然則嘉氣之久不效未必不由於此也臣聞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帝王之都而爲受敵之具則在外屏翰將安用之必謂州郡爲不足恃則平陸之一城恐非用武之地況國家利源之入比之前日去其大半用度漸窘止務裁節陛下躬行法度爲天下先而乃以不貲之費棄於無用之所可不惜哉或謂先朝已嘗興作欲終其事則乞罷雇人夫止以廣固之兵不計歲月漸令完葺自餘土木不急之役伏乞特降指揮悉俾停罷所貴順承天意以致膏澤。

爲愆亢乞罷上元遊宴

臣伏見去冬以來。時雪愆亢。詢問四方。亦多旱暵。關陝淮浙。民已艱食。物價翔踊。日益增甚。雖朝廷廣行賑貸。而歲事失望。荐饑可憂。臣嘗觀周禮大司徒。荒政之目。十有二品。救民之道。最爲詳備。其九曰。蕃樂。蓋歲有凶歉。人君閔恤。元元爲之閉藏樂器而不作也。禮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先王之制。具在方冊。聖明之主。所宜留心。伏惟陛下。繼天奉元。仁民愛物。有年之瑞。宜不絕書。而雨雪失時。人且狼狽。雖兩宮憂勞軫念。無或少忘。而遠方之民。未見陛下至誠惻怛之意。今上元密邇。有司舉行常例。猶欲張燈。臣愚欲望聖慈。明諭執政。特以歲旱。俾罷遊宴。使四海之內。莫不戴陛下勤恤之德。庶幾天下感通。風雨時若。天下幸甚。取進止。

第二

臣近具劄子。乞罷上元張燈。竊聞尋已降付三省。而連值假。故執政未遑進呈。臣每接見賓客。訪中外利病。皆言去歲甚愆。時雪來甦之望。殊不可期。民將荐饑。深可憂閔。今外方郡縣。或有災傷。猶不放燈。著爲令敕。陛下子育黎庶。以天下爲家。一夫不獲。尙軫聖慮。而況關陝淮浙。民以艱食。凶荒遼遠。所宜矜恤。伏望特降中旨。明諭聖意。罷止遊宴。以答天變。廣謀賑貸。用濟民生。使覆載之間。莫不衣被兩宮之仁德。天人和同。嘉氣自效。惟冀留神省覽。早賜指揮。取進止。

爲愆亢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等事

臣伏見去冬以來。頗愆時雪。今春踰月。驕亢愈甚。詢之四方。率多旱暵。二麥已損。荐饑可憂。然而南畝之間。苗未至稿。近日得雨。猶有可救。方二聖子育黎庶。垂意民事。謂宜責躬修政。以召和氣。而禱祀之禮。有所未舉。賑救之目。有所未行。臣雖甚愚。竊以爲過。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宣王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故雲漢之詩曰。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此前代聖帝明王。已行之事。陛下之所宜取法也。伏望聖慈。祇畏天變。徹樂損膳。精誠祈禱。明敕大臣。講求闕政。申命中外。審決留獄。諸路監司。謹視所部。凶荒州縣。廣爲賑濟之備。或官廩有不充之處。仍令勸誘富民。納粟以助公上。擇其尤者。寵以閑官。不急工役。悉俾停罷。庶幾人神和悅。早致膏澤。事有備豫。民無流散。取進止。

爲愆亢乞舉禋祀荒政及求言恤刑

臣近以時雨愆候。早勢闊遠。嘗進狂瞽。粗陳銷復之理。又舉前代聖帝明王。側身修行。救災備患之事。條列以聞。乞賜採擇。今已累日。未覩施行。臣聞田家之言。以謂三冬得雪。而中春無雨。則猶不免於歲歉。今內自畿縣。外逮諸路。率皆旱暵。二麥已損。替替下民。將罹饑饉。凡可以爲之救助者。安可緩也。臣聞聖王爲國。必有九年之蓄。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顧。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禮。民已艱食。旋爲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伏望聖慈。特垂軫惻。禋祀之典。救荒之政。先事而講。不必待時。責躬求言。恤刑省役。庶召和氣。以致膏澤。取進止。

臣伏見去冬迄春。雨雪愆候。夏苗將槁。秋種未布。雖陛下至誠惻怛。禱祠備盡。而沛然之澤。終未告足。竊惟故事。春有大宴。方茲久旱。民憂阻饑。伏望聖慈。深加軫恤。特罷宴樂。以示閔雨之意。庶幾天人感悅。早獲嘉應。取進止。

爲歲旱乞講荒政

臣伏見去年經冬。時雪愆候。今春涉夏。益苦亢旱。二麥將槁。秋種未布。民已艱食。歲事可憂。雖兩宮焦勞。祠禱備至。應祈之澤。終未沾足。臣嘗觀國朝故事。太祖建隆元年。以揚泗民多饑死。郡中軍儲。尙百餘萬斛。卽命發廩賑貸。乾德二年。嘗詔諸州長史。視民田旱甚者。卽蠲其租。不必俟報。太宗或遇旱歲。必蔬食。減食品三之二。得雨乃復常膳。眞宗祥符八年。以京東物價稍貴。令有司出常平粟。減價以糶。用濟貧民。九年。詔江淮發運司。歲留上供米五十萬。以備賑濟。今來旱勢闊遠。事宜前慮。至於散利。緩刑。弛力。蕃樂。索鬼神。除盜賊。皆聖人救荒之政。亦宜先事而講。伏望聖慈。上法三聖之意。下考成周之典。凡可以救災恤民者。次第施行。取進止。

論御樂李倬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司根治事

右臣伏聞勾當內東門李倬。得內降指揮。欲置啓聖院常住白地。以爲墳塋。朝廷旣下所司施行。而寺僧遍詣執政臺省。次第陳訴。以謂倬之所請。乃是竹木園圃。栽植有年。數踰萬本。其中房舍。僅三十間。而敢

欺罔天聰。指爲白地。誕謾暴橫。一至於此。臣伏觀陛下卽政以來。崇尚公道。凡百內降。一切禁止。四海之內。拭目改觀。倬以小臣。給事宮掖。乃敢挾私罔上。干紊綱紀。此而不懲。將亂政事。伏望陛下深賜詳察。斷以至公。付之有司。明正倬罪。庶能杜漸。不累聖德。

第二

右臣近以勾當內東門李倬。得內降指揮。欲置啓聖下院。常住白地。以爲墳塋。而衆詣廷臣陳訴。以謂倬之所請。皆非白地。事屬欺罔。不可滋長。遂具論奏。乞行按劾。比聞已有朝旨。前降指揮。更不施行。而倬挾私罔上之罪。未覩推治。竊惟賞罰之柄。實繫國體。欲使信於天下。要在行以至公。議有未安。固難緘默。再瀆宸聽。必冀開納。臣竊謂倬陳請之日。若使陛下知其竹林園木。萬數浩瀚。生者有居室。死者有墳墓。必不至徇其私謁。輕降玉音。良由倬志在苟得。熒惑天聽。致朝廷命下之日。遠拂人情。存者不得安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玷累聖德。咎皆自倬。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偶然註誤。情在可矜。雖曰大過。亦可全宥。其或心無忌憚。故犯典刑。事雖細微。必置於法。此乃三代堯舜以來。不易之道也。今倬妄干中旨。誣詐欺君。罪實故爲。情無足恕。萬一聖度赦而不誅。臣恐異時更有甚於此者。然則何以詰之。伏望陛下。心存去惡。事戒履霜。無牽近習之私。不惑衆多之口。罷倬近職。付之有司。劾其誕謾。重行降黜。庶使綱紀修舉。姦邪知畏。

第三

右臣近嘗論奏李倬挾私罔上。僥求中旨。乞付有司按治其罪。今已累日。未覩施行。檢准元祐編敕節文。傳宣或內降。若須索及官司奏請。雖得旨。係元無條制者。並隨事申中書省。樞密院覆奏取旨。臣竊謂倬之所請。出於一時處分。固非常法。若執政承受上件聖旨。自合依條覆奏。或再得指揮。許令施行。亦合子細契勘。有無違礙。今倬志在苟得。罪實欺君。三省奉行。初不勘當。使國家命令之下。違拂人情。生者不得寧其居。葬者不得安其地。原倬之犯。雖無足赦。亦大臣奉法不謹之過也。臣聞祖宗以來。亦有內降之事。苟人情有所未便。公議有所未安。當時輔弼。往往執而不下。著之信史。皆可稽考。臣竊謂人主之德。多尙仁恩。或有請求。難於面折。但以其奏付之外廷。若大臣守法而不回。則私謁雖多。而無患。蓋不違其請。足以示聖主之仁。斷之於公。足以嚴朝廷之政。如此則恩歸於上。而法行於下矣。臣愚欲望陛下。威克厥愛。治遠自近。先正倬罪。以示無私。然後明敕三省樞密院。今後內降指揮。並令勘當。若於法無違。於民無害。乃須覆奏。方得施行。所貴紀綱完密。杜絕僥倖。

論何正臣除知饒州不當

與梁燕連銜

右臣等昨以何正臣除知洪州。臣等論正臣在先朝爲惡。與舒亶相等。而獨以幸免。公議深不以爲然。如未能投之四裔。乞且與宮觀差遣。朝廷遂罷知洪州。則是朝廷以臣等之言爲當矣。今來未久。復與饒州夫饒與洪。輕重相去之不侔。固不待臣等言而可知。然臣等須至再論者。出於義不可已也。蓋韓存寶之獄。臣等雖不得其詳。但見朝之士大夫。歸罪於正臣者衆矣。使正臣素有仁厚平直之稱。而能招此議乎。

夫正臣挾朝廷之威。操法令以及人。屢興大獄。陷害善良。責情定罪。雖無存寶之事。而正臣固可謂凶人矣。況存寶之死。議者皆尤正臣。朝廷未及加罪。而正臣自度。不爲公議所容。故乞宮觀。臣等竊見往古廢逐姦臣。不必明指一事而去之也。但天下指以爲姦者。縱未嘗見之行事。尙當廢之。況正臣慘酷著於治獄。往時見中傷者士人。因朝廷許自訴。而昭雪者。非一也。今乃付正臣以善郡。陛下何以慰士大夫之心乎。正臣見在金陵居住。今得饒州。一切便安。使正臣自擇所處。亦不過如此。夫凶人天下所嫉。朝廷待之如此。使爲善者。將何以勸乎。伏望陛下深察臣等之言。爲他日無窮之慮。依舊與正臣宮觀差遣。如以向來宮觀出於正臣自請。不緣遷謫。卽以臣等今日之言。特賜施行。

貼黃

臣等據士大夫所傳。何正臣先朝爲御史時。聞欲治韓存寶之罪。卽先入文字。乞特行威斷。及存寶之死。天下皆知正臣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論陳師道不合擅去官守遊宴事

臣昨見朝廷用近侍之薦。起陳師道於布衣。而任以徐州教授。其爲恩禮。固已厚矣。臣聞蘇軾出守錢塘。經蘇南都。師道以誠告徐守孫覽。願往見軾。而覽不之許。乃託疾在告。私出州界。與軾遊從。凡累數日。而又同赴留守李承之燕會。不憚衆目。及其東下。送之經宿。而後歸。監司不敢繩。州郡不敢詰。猖狂恣傲。旁若無人。搢紳喧傳。頗駭物聽。臣竊謂士於知己。不無私恩。旣效一官。則有法令。師道與軾交結。固不足論。

至於擅去官次。陵蔑郡將。則是以私欲而勝公義。厚權勢而忽詔條。徇情口法。莫此爲甚。循名觀行。恐無以副朝廷尊賢下士之意。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本路不干礙官司。依公體量。如果有實。乞正其罪。以爲後來之戒。取進止。

論鍾世美除信州教授不當事

臣伏見朝廷以鍾世美爲信州教授。考之公議。不以爲允。按世美前坐與蔡碩、劉仲昕、賈貨官錢。追官勒停。後來朝廷以度牒係出賣之物。與仲昕等本非同謀。遂自譎籍。特與牽復。使於清世。不爲棄人。其爲俊幸。固已極矣。臣聞世美雖號能文。而不孝之名。著於中外。今教授之任。士人矜式。推擇之際。行誼爲先。豈容此輩。塵污清選。伏望聖慈。追寢新命。以勵風俗。取進止。

奏乞訪求齊恢之後獎用事

臣伏見故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齊恢。清德懿行。有聞於時。英宗揀拔。置之東宮。神考登極。遂列侍從。擢用未幾。奄至淪謝。搢紳之士。莫不惜之。而又三子繼亡。門緒衰替。臣竊惟先帝攀附之臣。如孫固、邵亢、韓維、陳薦、孫求等。諸人子孫。前後例曾推恩。仍有已任館閣省寺者。獨恢未及。有足矜閔。伏望聖慈。念恢遭遇先朝。不幸早卒。訪求其後。量加獎進。庶有以稱陛下追遠恤舊之意。豈勝幸甚。取進止。

奏乞罷修城壕

右臣伏見近降指揮。於京東、河北。差崇勝奉化兵士各五百人。及招填廣固四指揮。各令及八百之額。立

限五年修築京城。又許支朝廷應干封椿錢。和雇人夫二千人。令作四年。開掘城壕。臣雖至愚。慮不及遠。詳觀事理。甚有未安。輒進瞽言。以瀆天聽。惟陛下留神省覽。臣伏覩陛下聽政之始。沛發德音。修城兵夫。悉令散遣。道路歌頌。謹仰聖澤。四年於此。未嘗有枹鼓之警。今元元之民。方就休息。四夷順軌。外無戎事。而遽興大役。衆謂無名。又於京東河北。再發廂兵。人心驚疑。不可不慮。況修城與開壕之工。幾八百萬計。其費用固已不貲。方二聖崇尚寬厚。前日利源之入。去其大半。封椿錢物。尤宜謹慎。而乃竭有限之財。應不急之役。非計之得也。兼臣訪聞。日近朝市之間。往往竊議。以謂朝廷將復治茶磨。以收其利。雖廟堂之論。不能知其有無。而庶人之言。何因而起。臣恐傳之四方。皆謂陛下前此所罷之事。漸欲復講。搖動人心。所害不細。伏望聖慈。深賜詳察。特罷修城之役。非惟爲國家惜費便民。亦可以杜塞姦人妄意。陛下爲善不終之議。惟冀獨出睿斷。早賜指揮。

第二

右臣昨累具狀論奏修城利害。至今未蒙施行。日近訪聞開壕人夫。具數增倍。所散工直。頗有倍斂。雖號爲加給得力之人。多是上下干繫。作頭壕塞之類。陰有侵刻。旣聚大衆。而不以公平處之。積怨日深。或致生事。兼壕身大闊。所出之土。占壓民田。壅塞道路。隣近墳墓。多被穿掘。愁歎之聲。達於衆聽。臣職在耳目。不敢不言。竊謂國家建置治官。本欲循名責實。今修城開壕之工。共七百餘萬。日役兵夫。無慮數千。付之一二庸人。而不領於將作。名實紊亂。孰甚於此。如聞板築方畢。旋致摧毀。蓋上下官吏。肆爲延慢。無所統

屬以糾其繆。此不可以不更張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惟用廣固兵士三千二百人。不計歲月。修築城壁。以終其事。所有開壕役夫。並乞放罷。止以兵工。隨其地形。量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專委將作監丞轄。所貴事有統領。不至乖戾。

第三

右臣近累具狀。乞罷雇夫開壕。止以兵工。隨其地形。量加濬治。不必盡如元料。仍令將作監專切總領。至今未奉指揮。臣竊謂事之利害。已具前奏。不復委曲。再煩聽覽。然臣有所甚疑者。特以帝王之都。而高城深池。過於邊郡。雉堞樓櫓之迹。隱然相望。若於京師而爲受敵之具。其如天下何。議者不能爲國家畫久安之策。而區區增峻城隍。欲恃之以爲固。亦已過矣。方朝廷講求國用。正務裁損。而舉百萬之費。棄於無用之地。實爲可惜。伏望聖慈。深賜省察。檢會臣累奏事理。特降指揮施行。

論蔡確不合陳乞穎昌府

右臣伏聞知鄧州蔡確。上章陳乞穎昌府。以便私計。雖未知可否之報。而搢紳之議。卒皆不平。敢具僉言。上達天聽。按確姦邪陰險。盜據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招權納賄。賊污狼籍。有司論罪。當以大辟。陛下特加寬貸。止送韶州編管。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失教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牽復太速。碩至貶所。亦止踰年。確遽上言。乞令內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黃州。曾不旋踵。自請近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望。益肆無厭之求者。蓋

見近日政事多尙姑息。是以先用其弟量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止。姦謀遽可其奏。確知執政莫不畏己。遂敢陵蔑公議。輕侮朝綱。雖屢蒙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啓之也。臣恐小人僥倖之心。勢猶未已。往往再乞放逐。傾便或自求京師。宮觀差遣。以就醫爲名。然則陛下又將許之乎。確之朋黨。大半在朝。夙夕引領。以俟復用。若使漸得親近。廣爲路歧。異日盜權亂政。無不由此而始。況輔弼大臣。旣以罪黜。雖領師節。未復職名。考之典故。猶是謫籍。豈有不因詔除。輒求自便。此風寢長。則陛下賞慶刑威之柄。遂成虛名。國家綱紀。必至墮紊。不可不慎也。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報罷確奏。以正國體。

奏乞賑貸鳳翔府界饑民

右臣伏聞京西關陝。去歲時穀不登。農民艱食。兩路郡邑。已行賑貸。而鳳翔永興。實爲接壤。旱災分數。大槩略同。物價翔踊。民多菜色。臣聞秦鳳路諸郡。各收五分。惟是岐下。實所不及。然而轉運司。牽於鄰州之例。放稅止於五分。拘礙常法。不該賑濟。今方仲春。民已窮困。若候夏麥。必致餓殍。比聞崔謀鎮。白晝驚劫。愚民急迫。豈有常心。與其委於溝壑。不若亡命爲盜。以幸萬一之免。竊恐因此饑饉。寇賊充斥。使關中之民。不得安堵。非細故也。臣愚欲乞朝廷。專委秦鳳路提刑司。疾速體量。若鳳翔境內。委實荒歉。則一面令本司。依永興軍路災傷州縣。特行賑貸。更不奏候朝旨。如此則非惟千里之人。得免轉死之患。至於寇盜。亦當衰息。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指揮。

歲月而大病之餘。失血過甚。心虛健忘。亦恐管勾公事不前。加以慈親年高。素多疾恙。方此盛暑。不可出京。進退憂惶。莫知所處。夙夜自念。當仁聖臨御。不欲使天下有一物之失所。臣雖亡狀。曲荷誤知。若不披露心腹。投誠歸上。則犬馬之志。終無所伸。是以不避誅夷。再陳旒冕。伏望陛下。察臣至懇。未嘗避事。特降睿旨。檢會累奏。除一宮觀差遣。俾臣上供親養。下就醫藥。異日所苦。果得痊復。朝廷別有差使。斷不敢辭。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震恐之至。取進止。

第五

臣近具劄子。上煩天聽。乞還新命。除一宮觀差遣。伏望聖旨。令閣門差人齎告就賜。仍放謝候痊安日。疾速供職者。聞命震驚。靡寒而慄。伏念臣昨蒙兩宮。遣使宣問。錫以珍膳。議者皆謂陛下。寵瞻言路。古昔所無。宜卽奉承。以就聖朝盛德之事。臣是以包羞拜賜。不復有言。今則又荷至恩。委曲優異。皆前日朝廷所以體貌大臣者。顧循涯分。義莫敢當。若不自陳。益犯清議。臣聞管仲必辭上卿之饗。虞人不受大夫之招。蓋所以別異等威。尊嚴堂陛。聖賢所取。方冊具存。恭惟國朝。御待臣下。重輕之體。自有典常。茲豈愚臣可冒殊禮。而況端居私室。坐受君命。不待陛謝。遂領職事。恩數太厚。非特朝廷貽過舉之嫌。稽慢有誅。重使賤臣負不恭之譴。兼臣言事亡狀。已愧曠官。久病氣衰。艱於步履。自度疲茶。卒未全安。詞掖要繁。必難強勉。伏望陛下。曲回天造。垂鑒危誠。追寢誤恩。檢會累奏。早除臣一宮觀差遣。不勝幸願。取進止。

第六

臣近者累辭誤恩。乞一宮觀差遣。伏奉聖旨。依前降指揮者。宸睠優隆。固宜祇受。私誠迫切。尙敢煩言。輒冒誅夷。終祈開許。臣聞賈誼之論。以謂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今陛下之待臣者至矣。而臣之所以報陛下者。無以他能。思惟砥礪節行。進退出處之際。不爲天下清議之所弃。庶幾無負兩宮拔擢之恩爾。臣論事亡狀。方俟黜逐。久病未痊。自宜避位。更蒙進職。愈重憂惶。是以屢瀆天聽。願寢新命。聖慈容貸。累加訓諭。臣若迫於恩禮。勉強奉承。行不顧言。利勝於義。則報上之節喪矣。陛下亦安用之。自來臣僚。凡有除授。分所當得。惟以禮辭。朝廷必使受之。無不可者。如臣今日所請。直以義有難安。寧伏稽慢之重誅。不敢順命而苟止。伏望陛下。擴天地不報之德。察犬馬至危之情。收還詔書。檢會累奏。早降指揮。授臣一宮觀差遣。使臣進退有地。不得罪於清議。以遂臣謹古人之戒。報陛下之誠。豈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

竊慮朝廷以臣嘗備從官。不欲遽置散地。必假一郡。以示恩禮。然臣疾病累月。身心衰耗。實難強勉。以修職事。兼臣母老多病。不能出京。若俟君命已行。旋具辭免。深恐愈成煩黷。伏望聖慈。曲從臣請。除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得上供親養。下就醫藥。惟陛下保全始終。特賜矜允。

第七

臣近具劄子。陳乞宮觀差遣。伏奉聖旨。依累降指揮者。區區血誠。盡於前奏。竊謂既塵天聽。必見矜許。豈

意再煩聖諭。未賜允從。夙夕震悸。幾無生理。伏念臣自被詔除。今已累月。間蒙宸睠。遣使宣問。錫以珍膳。又降睿旨。就第賜告。特放陞謝。便令供職。恩禮殊異。聳動中外。臣若粗能強勉。豈敢違抗君命。飾詐近名。然臣不幸。義有難安。心懷自愧。加以中汗而來。凡八十日。百端醫治。終未完復。雖策杖可以步履。而拜跪陟降。俱覺艱難。貪戀明時。未忍謝事。所以懇求閒局。願養歲月。覬幸痊愈。復備驅策。今朝廷之姦邪尚在。愚臣之疾病未瘳。豈敢更竊寵榮。干犯清議。輒冒誅殛。再申悃悞。惟陛下全臣節於今日。責臣報於異時。檢會累奏。早除一宮。差觀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隕越之至。取進止。

應詔言事

時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臣伏自去歲病疾。得請崇福。會未數月。復蒙召用。雖聖恩博大。不遺小才。而臣樸拙愚暗。未有以報塞萬一。坐耗厚祿。日負憂愧。至於當今之要務。朝廷之闕政。每有聞見。屢欲論列。而既去言路。不敢出位。伏覩今年四月七日。尙書省劄子。勘會近臣。自許言事。三省同奉聖旨。令御史臺行下。臣忝備從官。親承詔命。事繫國體。義當盡規。願陛下留神而聽之。臣聞朝廷除呂惠卿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物議沸騰。輿情震駭。伏惟陛下。初踐宸極。務從人欲。以惠卿蔡確之徒。殘民蠹國。辜負任使。爲四海所疾。是以相繼貶逐。屏之遠方。雖匹夫匹婦之愚。莫不曉然知二聖之心。本爲天下生靈。驅除患害。非有好惡之私也。謂宜永投荒裔。終身不齒。而惠卿自移宣城。方踰再歲。考之常法。猶未當赦。不識何名。遽復卿列。議者謂蔡確之母。見在京師。干訴朝廷。願還其子。大臣未敢直從其請。故以惠卿嘗試兩宮。若惠卿之命。遂行。則將藉

以及確確既復用。則章惇之類。如蝟毛而起。爲天下國家計者。其得安乎。臣伏觀國朝會要。第二十三卷。太宗皇帝。雍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書門下言。有掌任職官。譴謫在外者。昨經赦宥。望令歸闕。責其後効。帝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宜在明辨。大抵人君。宜先自正其身。亦如治家。家長不正。家亦亂矣。故聽讒邪之言。則骨肉至親。坐成離間。豈能至肥家睦族之道歟。大小雖殊。其致一也。今海島瓊崖遠處。甚有竄謫之人。郊禋已來。豈不在念。蓋此等行爲。蠹蝕若小得志。則復結朋黨。恣其毀譽。如害羣之馬。豈宜輕議哉。臣竊謂祖宗仁德。均被動植。及其制馭小人。則一切斷之以義。惟陛下善繼善述。不愆不忘。保守初政。堅如金石。萬機之暇。屢省先訓。異日或有大臣。尙持姑息之論。巧爲道地。假借大姦。伏望陛下。以太宗之至言。面折其妄。使中外羣小。不能窺伺朝廷之間隙。搖動正道。天下幸甚。取進止。

盡言集跋

先公宮傅。天性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問之亦無不知。多聞強識。自以進士貢。則稱博洽。元祐戊辰。以彭山令丁內艱。歸寓畿邑。時復制科。卽慨然益蒐討舊學。期以是舉進。居三四年。待問之業悉備。人未甚知。亦不求知於人。邑距京不百里。獨不一往。或勸之曰。聞從官往往薦所知。未刻章者。亦旣許人。左右無乃後乎。先公笑而答曰。患不能爾。會有知者。久之至都城。果如所聞。唯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公。難其人。猶未舉也。作書以謁。一見稱獎。乃錄所撰策論。繼見。則深愛之。遂應詔舉焉。明年甲戌。改元紹聖。時事更新。公自鎮帥。坐向所言事。謫嶺外。先公以是不與召試。緇侍側。每聞言。知遇特達之意。欲登其門。恨不能也。大觀戊子。先公沒。旣踰歲。綯扶其喪。泝汴趨洛。過永城。聞公寓傳舍。亟往見之。與進甚厚。以門人之子留飯。諄誨良渥。因話及初除諫官時。入白太夫人曰。言責之任。稱職實難。依世吐茹。則忝先人直道。不回。將蹈禍患。詒慈親憂。方今孝治。某無兼侍。以親辭。必得請。辭之如何。太夫人愀然曰。是職也。汝父平生修蘊。欲爲而不得者。今朝廷命汝。汝父之意伸矣。第爲之。萬一斥。吾誓偕行。慎無以吾撓汝素志。某再拜受教。辭不獲命。乃不固辭。旣就職。則遇事極言。無所顧避。以報異知。及後被譴。卽白曰。高年適炎荒。非便。請留婦及孫以養。某當攜它子之貶所。太夫人曰。吾向許汝偕行。臨事食言。吾弗爲也。且吾留則憂思益甚。不如前邁。死生命也。避可得乎。家人猶疑強勉。慰其子爾。從容微伺之。恬恬不異平日。遇患難。幾三年。一

夕無疾而終。卒無悼怛之色。嗚呼。世徒知公正色立朝。論議風節。冰霜凜然。蓋其母太夫人之賢如此。雖傳記所載。賢母烈婦。又何以加。絢以行速。不果再造。起立願聞。治心行之要。公命之坐。乃告之曰。某少學溫公。既擢第筮仕。行有日。卽往別。且丐一言。終身行之。溫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其後用之不可。既某曰。行之何先。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始。某服膺欽誦。奉以周旋。初猶勉強。久乃安之。凡所云爲。無一不出於誠者。絢心識之。願學焉。病未能也。建炎丁未。今上卽阡睢陽。絢時守壽春。復召爲給事中。過同僚直舍。傳公諫草盡言集者。就觀之。首見耆德魁雋。世所共賢者。舉錯非是。公必言之不少假。或者甚之。絢嬰之曰。治己如公。則可。苟爲不然。必有躡其後而攻之者。欲傳之未暇。甲寅。絢自會稽得請外祠。來寓崑山。公季子至叔。以尙書郎職事繼至。絢借盡言集。則已爲人所先矣。獨得公所爲文。元城集二十卷。且傳且讀。躬自是正。反復推驗。以求公之志趣。而則傲焉。今至叔除守海陵。復來待次。絢始求是集。傳錄親校。讀玩再三。備見所上章疏。諷諭論列。動繫國體。諏訪審訂。咸有根據。嚴而恕。簡而不苛。氣平守固。辭直事核。皇皇乎仁義之說也。大旨務在人主慎微師古。總攬綱柄。輔臣協恭弼直。杜絕阿私。凡百有位。持身顧禮。義莅官循法度。如是而後已。則是書乃言官之模楷。輔弼之龜鑑。卿士大夫之藥石。絢觀其書。則思其人。思其人。則誦其言。因憶疇昔致誠不妄之語。無少不合。故輒題其集後。并記親聞之說。以見一話一言。未嘗不根於誠也。噫。先公出公之門十六年。而後絢識其面。又二十年。而後見其集。又十年。而後得其全集。家藏而時觀之。景仰之心。蓋四十四年矣。非特如是。縉紳好事者。多傳其書。以爲師法。方將盛行於世。爲

時利澤。施諸千載而未艾也。絢雖老矣。猶庶幾及見之。紹興六年丙辰季冬望日。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河南王絢題。

元城先生南遷。往還皆道曲江。比得其手帖十餘紙。於州人鄧氏。迺刻石清淑堂上。適先生曾孫孝憲。自連山來訪。出其家藏盡言集十三卷。因命工鏤版。置之郡齋。淳熙五年戊戌閏月初吉。假守括蒼。梁世安謹書。

盡言集十三卷。宋劉安世撰。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官左諫議大夫。紹聖初。章惇入相。落職。凡甲令所載。遠惡地。竄逐幾徧。後復直龍圖閣。卒年七十八。史稱先生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卻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今觀其集。彈劾一事。有至二十餘疏者。苟關國體。雖賢哲魁舊。亦不少假借。其攻擊章蔡諸黨。言之尤切。故蔡京既相。連七譴。必欲置之死地。而京之子條。鐵圍山叢談。載其與范元實溫論時勢。謂京痛悔喟歎。欲得陳瓘。劉器之。來救藥之語。且謂元實持書報二公。而二公是歲皆下世。是亦知京之欲殺先生。爲世論所不容。而故造此言。以掩飾其惡。然據此。知公道之尙在人心也。是集爲明隆慶庚午。銅梁張氏所刻之本。其卷數與宋梁世安所記同。則此本當卽先生曾孫孝騫之所原編也。四庫所收亦此本。傳於世者甚稀。今重校付梓。以爲後世諫臣之式云。光緒十三年丁亥八月十六日。王灝謹識。